

国科大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2

总第卅八期

中国科学院大学编印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周武：“努力”是唯一的可控变量
载梦想前行

好好说话有多难
地震知识科普的困境



封面人物：郑儒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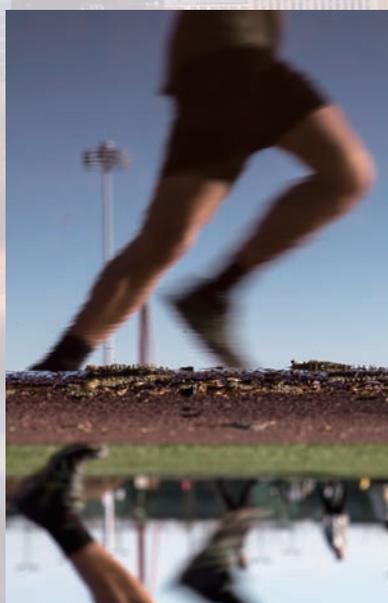
京内资准字1118-L0017号



《北京CBD》



《北京和它的火车》



《奔跑》

刚下过一场大雨的跑道上积了很多水，但依然挡不住热爱运动的人，于是趴下利用倒影拍摄了这幅具有动态的照片。

摄影/憨振宇

为了拍到北京CBD好的构图，我们事先在地图上找机位，爬楼，静候日落时分，等候火车的到来，按下快门。

摄影/涂植鹏



JINGTOU
BEIHOU

背后

的故事



《夕阳下的操场》

那天傍晚时分，我发现当时光线很好，远处的山和塔，近处的树木和草地，还有一道夕阳沐浴着坐在草地上聊天的同学们。

摄影/吴家杰

玉泉路 19号甲的春天

文 | 阚成章

玉泉路19号甲的春天，始于4株偏远的腊梅，荡于夹道熙熙攘攘竞放的玉兰，盛于公寓楼前足球场上3棵高大的柳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在晨光里望向这3棵柳树，一点点目睹她们摇曳的枝条绿起来，直到清明前的第一场雨洗亮半窗青青柳色。

这时候，人文楼短短的走廊外那棵执拗的杏树会用一身白雪照亮黛瓦。她虽长在园中，却颇富山林气，壮硕粗糙的黑色枝干盘虬卧龙，没有丝毫的对称、妥帖或经过修剪的安适，只是寂寞而高傲地擎起千万朵温柔的瓣，让我无可避免地思恋起京郊西山漫山遍野的野桃花野杏花，和桃园里耕读的逍遥乡人家。

园子里散布着好几棵虫害而死的老槐树，只剩下硕大如轮的树桩。不知是哪个灵气的园丁，把朽烂的树心掏空，栽上迎春花，于是那树桩成了花盆，迎春花年轻的胴体倒映在枯树一圈圈的年轮上，盈盈黄花的枝条凌空跃起。初见时惊喜万分，后来数次经过都痴痴地看了很久。古人格物治园的匠心、禅客插花追求的神气，与此大同小异而已。生生不息的自然之力，是柔弱、朴实而一击致命的美。这样的美，满溢的紫藤萝瀑布便没有，茂密夹道的行道银杏树也没有。

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园子草坪西侧夹道海棠花浓如溪水，月下的瓣蕊同芳香一起飘落，我自己一个人想心事想累了，想到什么都不想的境地，忽然开始诵起《前赤壁赋》来。一朵春天的花真是天地间浩浩荡荡的美，万里河山清风明月的存在无非是为了此时的相遇。我终于明确了这是真切的生而为人唯一可及的永恒。一座寂寞的园子，无论经过的人在做着怎样的事情，春天都不管，春天只按照自己的节奏一点点舒展、迈步、降临、生长，亘古如一，像是在无声无息地宣告宇宙的真理。这是极大的慰藉和救赎，是谦卑的教导与滋养，是永远望不到尽头的生长与欣赏的喜悦。我像那枯后复荣的离离原上草，在春风中获得了重生的肯定。我劳作，我散步，我吟唱，我远行，我复活古人的诗，也写自己的诗。

穷尽一生，我无非是想成为春天的知音。择一处居，观四时变，哪怕只是一座小小的简陋的园子，只要诚恳地栖居，自然有四时无穷的乐趣：所有旅途的终点通向这样的生活。像是这诗里摄取的姿态：“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最后当然是得意忘言，在春天穿透我的生命后，自豪又自然地忘掉春天的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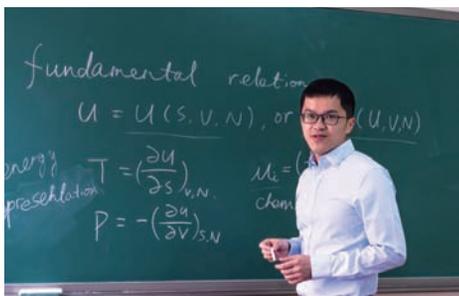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P04

封面人物

郑儒永 以一生所得 汇一条长河



P12

人物

周武: “努力” 是唯一的可控变量



亮点采撷
载梦想前行

P32

卷首语

01 玉泉路19号甲的春天

封面人物

04 郑儒永 以一生所得 汇一条长河

人物

12 周武: “努力” 是唯一的可控变量

亮点采撷

20 载梦想前行

“回家” 征文

28 回家的距离

校园博客

31 地震知识科普的困境

明星社团

33 光影世界

校园微博

41 输给春天

明星课堂

42 可爱的邢志忠

校园时评

44 你离崩溃有多远

大家书斋
辛波丝卡的计算器

P48



P52 在路上
追星

心灵驿站

46 好好说话有多难

大家书斋

48 辛波丝卡的计算器

在路上

52 追星

封面 郑儒永
封二封三 镜头背后的故事
中插 律动的青春
封底 星耀大漠

摄影/耿瑜阳
摄影/涂植鹏 慈振宇等
摄影/阮伟南 涂植鹏等
摄影/涂植鹏



主 编: 马石庄
执行主编: 王秀全
责任编辑: 木 佳

编 印: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 址: 北京玉泉路19号甲
邮 编: 100049
网 址: wwwucas.ac.cn
电 话: 010-88256727
传 真: 010-88256727
投稿邮箱: tougao@ucas.ac.cn

美术设计: 新艺传媒
承印单位: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数量: 5000册

发送范围

- ◎ 中国科学院各职能局, 各研究院、所
- ◎ 全国各高校及研究生院
- ◎ 国家科技、教育部门
- ◎ 中国科学院大学各单位、各部门



她是中科院院士
她出身金融世家
她是早年被人们称为
“香港小姐”的女科学家
她一生节俭
脚上的一双旅游鞋，能穿11年
她与丈夫却将毕生的积蓄
150万元捐赠给国科大

郑儒永院士夫妇向国科大捐赠150万

以一生所得 汇一条长河

文 | 李小咩



2019年3月27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春日，中国工商银行接待了两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耄耋老人，花白头发、素朴衣衫，举动间流露出相伴一生的默契。他们一个存折接着一个存折，把数十年的工资、公积金、院士津贴都取了出来。

中科院院士郑儒永和她的丈夫、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黄河先生，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郑儒永黄河奖学金基金，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科研事业。

如果你熟悉郑儒永，就会知道他们夫妻俩的决定并不突兀。150万元捐款背后，是一生的信念与操守。

金融世家的一脉清风

以今天的眼光看，郑儒永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她的父亲郑铁如先生是一位国际金融学家，曾于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数十年，因为对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被选为人大代表；她母

亲虽然做了半辈子家庭妇女，却也拥有着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首届毕业生的光环。

按郑儒永的说法，这个家庭的气氛绝对自由，郑家兄弟姐妹9人，除一人因健康欠佳放弃继续深造，其他人都大学毕业。子女选择什么专业，父母也从不插手干涉。

郑铁如这个人，生活上足够开明，工作中又足够“迂腐”——背倚金山银海，却只揣着两袖清风。他在新中国争取海外数十家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进程中，保护行产功绩卓著。

受廉正家风影响，郑儒永一生节俭，在保证科研工作质量的基础上，绝不多花国家一分钱。脚上一双旅游鞋，能穿11年。当选院士，“功成名就”之后，她也从未在任何地方兼职，从不拿工资以外的报酬。

“遇到不能推脱的请求时，我会帮助他们，不过这些都是‘白干’的。”郑儒永说。

显然，这位出身金融世家，早年被人们称作“香港小姐”的女科学家，对金钱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她在人民医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时候，得知该院几位医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免费给西部贫困地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做手术。郑儒永被他们的职业精神所打动，先后3次向他们捐款共计30万元。

这对只拿工资的郑儒永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人们赞叹她慷慨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数还是拿得起。”

标本馆里的一颗慧心

郑儒永的青年时代，也是新中国迅速成长、百废待兴的时代，与父辈一脉相承的爱国热血在她胸怀间激荡。

1953年，郑儒永大学毕业。尽管她的哥哥姐姐几乎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她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影响，希望尽快报效祖国，从而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Z
H
E
N
G
R
U
Y
O
N
G

郑
儒
永



两个选择摆在她面前：留校当老师和去中科院微生物所工作。“我选择了后者。毕竟微生物所是国内真菌研究领域做得最好的科研机构。”郑儒永说。

来到微生物所后，郑儒永被分配到我国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奠基人戴芳澜先生门下。幸遇名师，本应是一个大好机会，谁知戴先生却看不上这个娇小柔弱的“香港小姐”。

当时，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3家机

构的近万件真菌标本都汇集到中科院来。戴芳澜干脆没让郑儒永进自己的课题组，直接把她安排到标本馆去整理那些标本。

打标签、贴标签、换口袋……这些琐事，郑儒永一做就是4年，根本接触不到研究工作。跟她一起分配到所里的同学，不少已经发表论文了，但郑儒永并没有心急气躁。

她在标本馆的“低级”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微生物标本大大小小、形状不一，



与当时的标本柜难以匹配。为此，郑儒永和邓叔群先生一起重新设计了标本柜，做出的新柜子大小长短各不相同，抽屉也有薄有厚。多大的标本就放多大的盒子，一点都不浪费空间。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老师看中了这个勤奋聪颖、认真工作的小姑娘，为她打抱不平，并争相要求调她到自己的课题组来工作。当时戴先生正在争取入党，为了避免因“重男轻女”遭受组织批评，只好收下了这个女学生。

就这样，进入微生物所4年后，郑儒永终于在实验室里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随遇而安的一种哲学

“我从来不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要做就要做到最好。”郑儒永说。这种柔和中暗藏韧性的性格，一直贯穿于她的人生轨迹。

少女时代的郑儒永热爱绘画，梦想是去清华大学的营建系，学习建筑物的外形设计和绘制。

遗憾的是，当年时局未定，家人不放心她独自北上。于是她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园艺系的庭园布置专业，毕竟这个专业依然能发挥自己的设计天赋。然而这个专业又被临时撤销了，郑儒永只得转入刚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

有趣的是，郑儒永不仅成了植物病理系的第一个学生，也是该学年的唯一学生。她一个人，就是一个班。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班级，却配备了3位教授。林孔湘、范怀忠和陆大京几位名师组成的“豪华阵容”，对郑儒永开展了3对1的“VIP”教学。

“范怀忠老师很认真，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也要认认真真地讲

Z
H
E
N
G
R
U
Y
O
N
G

课，老师和学生就坐在一张桌子上。也有一位老师远在广州，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给我授课。还有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学，自己看书、自己写读书报告、自己给自己上课。”郑儒永回忆道。

在采访中，郑儒永多次谈及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的人生哲学：

“我并不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只要别人言之成理，我都接受。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管干什么都能培养出兴趣来。”

从岭南到华北，从标本馆到实验室，从绘图理想到科研事业……郑儒永一路走来，圆必旋，方必折，看似毫无个性，却每每于不经意间展现出众的才智。

发表专业论文时，往往需要画很多真菌的形态线条图。郑儒永因为画得一手好图，论文也更容易通过审稿。那些走过的“弯路”，都成了功不唐捐的人生财富。

百折不弯的一根脊梁

年过八旬之后，郑儒永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她每天早上8点准时来到实验室，看文献、做实验，一做就是8个小时。“我有特异功

郑
儒
永

“我并不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只要别人言之成理，我都接受。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管干什么都能培养出兴趣来。”



能，不需要太多睡眠时间，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郑儒永笑道，即便如此，她仍觉得时间不够用。

其实早在74岁那年，郑儒永就因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做了手术，脊柱上钉了2根钢柱和10颗钢钉。医生嘱咐她不可久坐，她便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坚持每天站着工作。

实验室里的刘小勇老师告诉记者：“郑老师的脊柱病，其实非常不适合这样高负荷的工作。可是刚刚上了钢钉3个月，郑老师就又来上班了。刚开始只来半天，后来干得太投入了，就不自觉地下午还来。我们多次建议她回家休养，可是她坚持要来，每天比我们来得早、走得晚。”

刘小勇自己也曾是郑儒永的学生，他最感念的是郑老师对学生的精心培养。郑儒永曾说：“一个老师带太多学生，其实就是对不起学生。”她常常只带一个学生，最多也不过两三个。因为人员很少，这个微生物所里历史最为悠久的实验室，常被人误解为是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新项目组。



Z H E N G R U Y O N G

刘小勇说：“郑老师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管环境氛围多么浮躁，她一直坚持有多少东西发表多少文章，有多少精力带多少学生。在郑老师身边学习，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

生生不息的一条长河

1985年，郑儒永提出的白粉菌科

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并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1987年，郑儒永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真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专家的广泛赞誉。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记者手记：真正的富足是给予

漫漫人生，郑儒永兜兜转转踏上了真菌研究这条长路，从此一生心系中国科学院，心系祖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她和丈夫把毕生所得汇入郑儒永黄河奖学金基金，就是汇入了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

无论烽火岁月还是和平盛世，永远会有才华横溢、热血赤诚的中华儿女，投身科学、以智报国。希望每一个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年轻学子，都能听听郑儒永院士的故事，知道传递在自己手中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时隔6年，我再一次见到了郑儒永院士，在中科院微生物所举行的捐赠仪式上。从82岁到88岁，她看起来似乎变化不大，满头银丝并不显得苍老，反倒闪耀着一种不会褪色的光华。

2013年，我刚进入国科大记者团不久，有幸专访了郑儒永先生。可能因为她不经意间提到黄河先生追求她的轶事，可能因为有人描述他们夫妻在梧桐小道上相互搀扶的景象，我心里一直牵挂着这对科学伉俪。去年微生物所60周年所庆，为他们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举行了献花仪式。我在朋友圈里刷到这则消息，心下默默祝福。

这一次，我终于看到他们双双现身，看到笑容爽朗的黄河先生一边代替夫人致辞，一边偷偷观察着她的反应；也看到一贯低调的郑儒永轻轻碰触丈夫的手，示意他不要在众人面前过分“炫妻”。在这个狗粮漫天飞、撒糖撒到齁的时代，竟然是这对加起来将近180岁的“CP”，拨动了所有见证者的心弦。

他们默契到莫逆，就连捐出毕生积蓄这样的重大决定，也能毫无障碍地达成一致。

有知情人说，媒体上报道过的几次捐款，只是老两口许许多多捐赠记录中的一部分。他们这一生，在收入上极尽清廉，在支出上极尽俭省，却在给予上极尽慷慨。

我过去不太理解，怎么会有人如此大方，愿意把一生所得奉献给素不相识的人们。直到这一刻，我在郑儒永和黄河夫妇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丰足和富有。在他们的霜鬓上，在他们的皱纹间，在他们的笑颜中，在他们的对视里，所谓名门望族、所谓才子佳人、所谓坚贞爱情、所谓白头偕老，都不过是轻飘飘的标签。

只有在真正富足的双眼里，金钱才能脱离名望、地位、荣耀、安全感等种种令人目眩的光环，回归到一种普通的兑换工具。这份工具在哪里能兑换到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贫困病患的健康、比如受灾家庭的希望，比如年轻学子的梦想，那就让它们流向那里吧。📷

(作者系国科大2012级研究生 摄影耿瑜阳
中科院微生物所亦有供图)

编者按

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周武，可谓是电子显微学界年轻有为的“大牛”，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成为国科大第一批长聘教授，领导着电子显微学实验室的建设和科研。周武，不仅在各大期刊发表了数十篇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同时也培养了多名优秀的博士生。

周武：

“努力” 是唯一的可控变量

文 | 刘孜铭



“今天下午第一节周武老师的热力学课，大家可以去旁听，我这边不算翘课！”教授原子物理的张余洋老师在这天忽然强烈推荐学生们“翘课”旁听。

“今天下午周教授英语授课热力学，推荐大家可以去旁听！”教授热力学的林晓老师也对学生们说。“可是今天下午第一节不是热学课吗？”学生连忙问道。“这个问题不大，周老师可以证明你们当时在他班上听课。”林晓马上回答。

为什么两位老师如此强烈“安利”周武老师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今年春天才开始正式担任国科大本科课程主讲老师的周武教授又为何如此大受欢迎？记者有幸专访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周武教授。

人生的外挂，是努力

高中从海南中学毕业被保送至清华大学，本科进入颇具名气的材料系，

博士被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录取并在4年内毕业，在隶属美国能源部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做了两年博士后之后被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聘为研究员，并拿到了“Eugene Wigner Fellowship”专项基金，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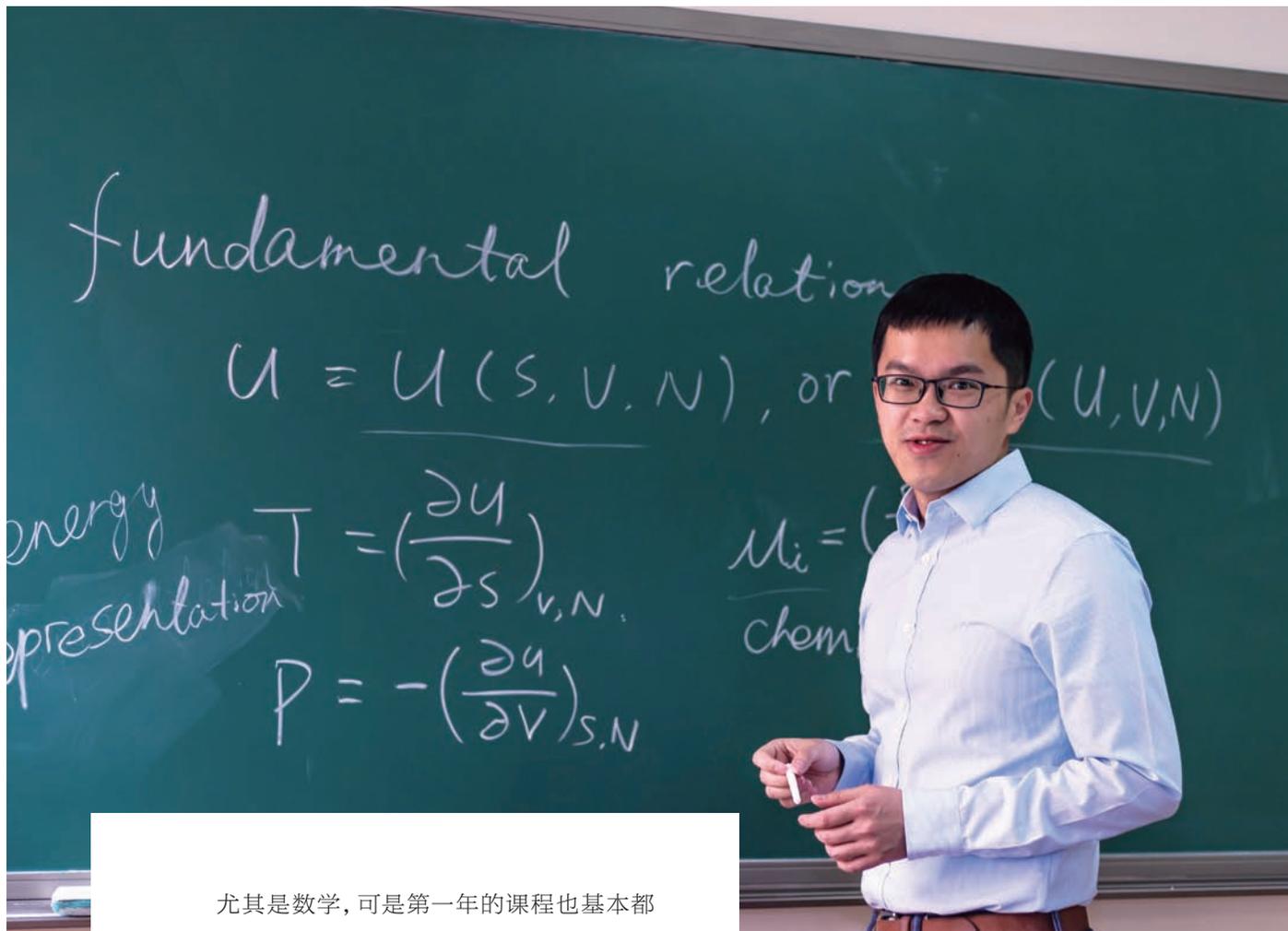
年内发表了大量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31岁时加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谈及自己开挂一样的科研人生，周武只是一笑而过。“比我年轻有为的人多了去了，浙大也有20多岁当正教授的，我的朋友高鹏是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的，回国比我还要早一些，也是青年千人，现在已经是北大物理学院的研究员了。”周武微笑着对记者说，“年龄并不能当作一个人成功的指标，我只是上学早一点，毕业的时间快一点而已。”

出生在海南省海口市的周武，在少年时期便早早展现出了自己的学霸气质，高中时他沉浸于化学实验的纷繁绚烂之中，并且凭借在化学竞赛中的出色表现被保送至清华大学。但因为早已在高中阶段就学完大部分本科阶段的化学课程，以及他认为清华大学的材料专业相对更有意思，因此周武在本科阶段选择了材料科学专业。

很多同学在进入大学之后会因为学习方式、环境的变化而在学业上遭遇难以逾越的壁垒，周武对这一点也有所体会。刚走进大学校园时，他对于数学和物理等基础课的接受度并不高，“我数学、物理学的比较差，



“年龄并不能当作一个人成功的指标，我只是上学早一点，毕业的时间快一点而已。”



尤其是数学，可是第一年的课程也基本都是这些基础课，所以成绩就差了一点，只排在班级的中间左右。“2003年春天，北京爆发了非典疫情，清华大学因此停掉了部分课程。停课之余，落下了些许功课的周武开始自学，反而发现这样的学习方式效率更高，许多疑问也迎刃而解。“有些课我理解的比较差，上课老师讲着听不懂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自己看书的好处就是可以慢一些，第一遍看不

懂还可以看第二遍，反复地看就能够把很多细节看进去。”



“成功跟很多因素有关，智商、兴趣、运气、努力，等等，但是唯一可控的就是努力。”

“成功跟很多因素有关，智商、兴趣、运气、努力，等等，但是唯一可控的就是努力。”周武研究员说，“智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像我看见数学公式就头疼，看完转眼就忘了，运气之类也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努力不一样，它是个人可控的因素。即便努力之后失败了，至少努力过后便不会有遗憾了。而如果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就永远不会知道前面有着怎样更好的风景。”



“我对文章有点‘洁癖’”

在清华大学的电子显微学实验室，周武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导师——朱静院士。朱静老师的治学严谨在电镜科研圈里是出了名的。时隔多年，周武仍然能清晰地记得那一幕：68岁的朱静老先生在傍晚的组会前，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端着盒饭边吃饭边逐字逐句地为他修改本科毕业论文草稿，连用错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过，而通常本科毕业论文基本上是没人去认真读的。“这一幕在10多年里一直对我是一种约束和鞭策。我要保证每一篇我发表的论文都是自己仔细反复修改过的，所发表的结果是经得起考验的。严谨是做科研最基本的要求。”

博士期间，指导周武的导师是来自英国的Christopher·Kiely教授。作为美国理海大学纳米表征实验室主任，他已经在电子显微学前沿领域奋斗多年。“Chris对我科研写作的影响很大，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对于英文写作很熟练。但是他并不喜欢使用电脑批阅论

文，而是习惯将学生写的论文打印出来，用红笔逐字逐句批改。Chris并不会直接跟学生讲论文应该怎么写，但是他手写的字体太难辨认，每次我都不得不对他修改的地方一遍遍地琢磨甚至是猜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也正是在这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修改，也从中学学习到了该如何提高我的写作能力。”

由于美国高校并不建议学生跟随博士导师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因此周武毕业后走进了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在这里，他接受了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导师Juan Carlos Idrobo的指导，论文写作风格慢慢成型。

导师和他都是非英语母语出身，因此他们在论文撰写上有着更多的共鸣。“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经常读Nature、Science或《纽约时报》这类面向大众读者的杂志上的文章。不一定要关心文章具体写了什么，而是看怎么用简单的句式清晰地表述一个通顺的逻

辑。不需要很难的单词，一段话只讲一件事，这正是科研论文所需要的。”

在3位导师的共同影响下，周武养成了对写文章的“洁癖”：一定要一遍遍地读，反复修改至每一句话之间的逻辑都非常连贯，甚至读到有点“厌恶”了才会交给合作者，这样对方往往就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来修改了。“我写文章通常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他却并不打算从一开始就这样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学生。“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一开始就要求学生写出很好的论文会有点难，还是需要导师认真地帮学生修改。但是学生需要在这过程中慢慢学习和领悟。比如我在美国带的第一个博士生写的第一篇文章，我改完后几乎没有哪个句子是他原本写的。但是他毕业前写的文章已经能达到我的要求，基本上不需要我做大的修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武会帮助学生完成论文。通常会先帮学生修改四分之一的内容，然后让学生细细体会其中的道理并把剩余部分自行修改一番，如此反复几次，方才将整篇文章修改完毕。“自己写文章花的时间和心思多一些，别人审阅的时间就短了，要尽可能考虑全面，修改别人可能会挑剔的地方。”这或许也正是他屡屡成功发表论文的秘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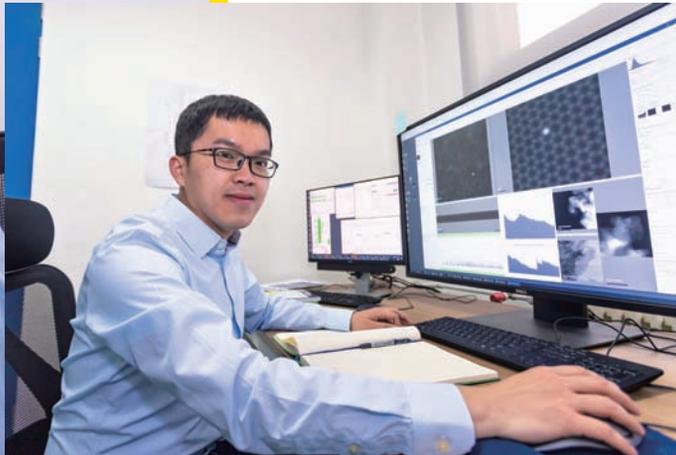
3

目标可以不明确，方向不行

周武并非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从事科研工作。“大三的时候其实我也完全没想好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当时选择出国也是为了出去看看。”在国外的读博生活让周武看到了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和做事方法，然而，迷茫仍未完全得到解决。

“我直到博后阶段也没非常明确自己想做什么。博士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想着要继续做科研，博士后阶段却有段时间想去工业界工作。我唯一放弃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博士后时期的，当时我的项目进

展特别不顺利，几乎看不到希望，对这个题目也完全没有兴趣，不管是加班还是熬夜都觉得十分痛苦，于是就产生了去工业界工作的打算。”工业界的工作强度和难度相比前沿基础科研来说都相对较低，去公司工作或许也不错——抱着这样的想法，周武应聘了几家公司，并收到了两份很不错的offer：一份是电镜公司的应用工程师，另一份是一家大型芯片公司的芯片失效分析工程师。尽管工业界的薪水远高于学术界，但周武明白，一旦选择了去公司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将会充满循规蹈矩的重复。踌躇之下，周武选择先出门旅游透透气。时值感恩节假期，他却因感冒严重



时期的导师给他的建议：“当我们很难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时，就做排除法，排除自己肯定不想做的，后续过程中再慢慢探索、慢慢排除，直到确定自己的目标。”



回国，是为了更长远的未来

对于一名科研工作者来说，出国留学可能是很多人在不同阶段都会考虑的事情，但是在国外学习发展之后，是否要回国继续打拼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轻易便能作出的决定。这一问题对于周武亦然。2015年，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工作了5年多的周武已发表过几十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在电子显微学领域颇有建树。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一流的科研条件和研究环境，但是他慢慢感觉到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并不适合他长远的发展。

有才能的人总是不缺乏去路的，只是不得不面临选择的难题。诸多的橄榄枝从四面八方伸向了周武，这其中不仅有国科大，也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时给我的offer，据说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offer。”周武笑道，“但是当时高鸿钧院士给我的建议是，相比于新加坡

而无法尽兴游玩。休养之际，他才渐渐想清楚：“做科研本身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不一定非要做出什么，沿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尽最大努力去探索，最后如果实在做不出来就算了。”周武笑着说：“做不出来或许是能力不够，或许是运气不好，既然我已经能确定自己已经努力过了，那么其他方面就不再是我能够控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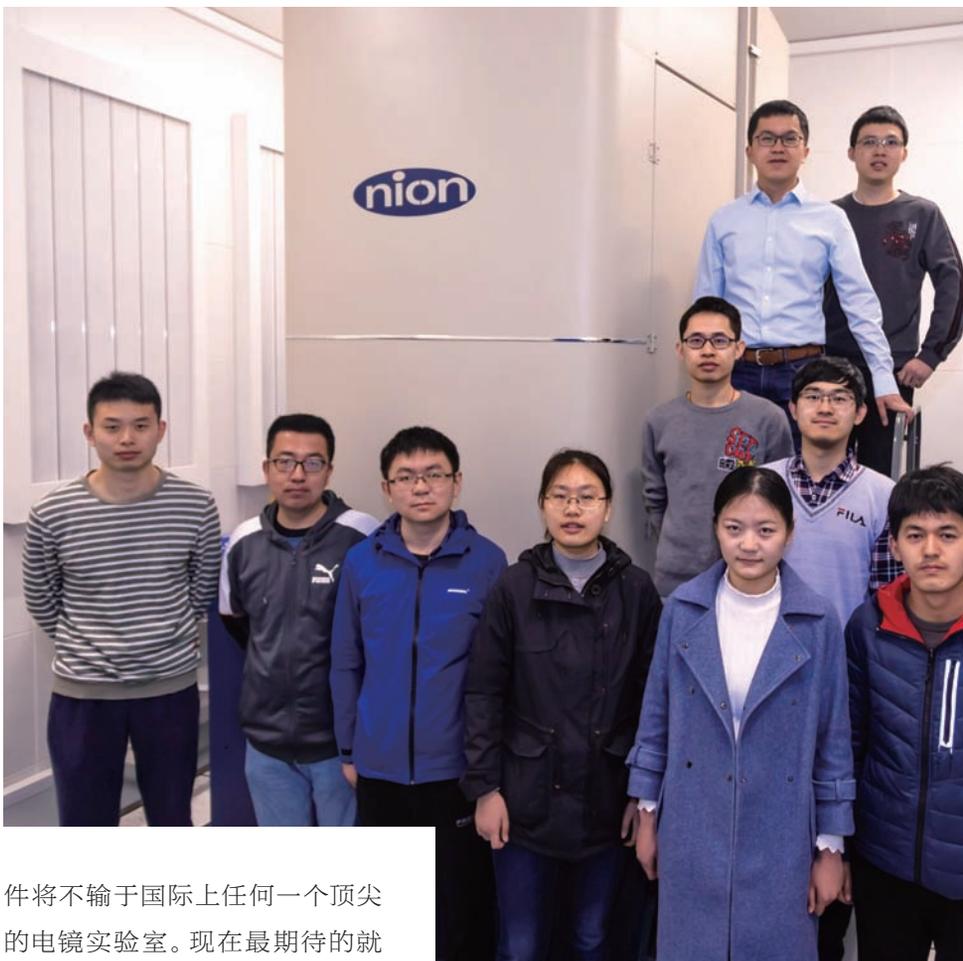
周武明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确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依然希望自己的学生要明确自己奋斗的目标，即使没有非常具体的目标，也应该有一个大方向——大方向里有很多小方向，然后在小方向上探索。如同他博士后

“当我们很难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时，就做排除法，排除自己肯定不想做的，后续过程中再慢慢探索、慢慢排除，直到确定自己的目标。”



来说，国内虽然短期内提供的科研条件不如他们，但是从长远来看，国内的发展空间会比在新加坡甚至美国更大。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发展，国家在科研领域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提高，前景非常广阔。”被高院士一番话所打动，周武选择了回国发展这条道路。

国科大也给予周武的研究最大的支持，拿出2000多万元的自有经费支持他在雁栖湖校区建立一个国际一流的电镜实验室。这样的支持力度当时在国内高校中是非常难得的。经过近3年的建设，周武的实验室已经成为国际最先进的电镜实验室之一，保持着低电压电镜领域的最佳空间和能量分辨率。“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实验平台，对新材料的研究以及凝聚态物理的实验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院和国科大的支持下，我们还在对实验室的研究平台进行进一步的扩展，未来一两年还将有很大的发展。届时，我们的科研硬件条



件将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顶尖的电镜实验室。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更多优秀的学生能加入我们，在这个独特的实验平台上做一些有趣的前沿科学探索。”



让科学家去做科研

对周武来说，论文只是科研中自然而然的成果，而非孜孜以求的目标。“国内论文发表有压力，但每年都有发论文的压力时，会影响做科研。”他直言不讳道，“这点不合适，要改。实际上这和国内的评价体系有关。国外的评价体系不要求第一作者或第一单位的文章，合作的文章也可以，对文章发表的刊物也没有硬性要求。我自己最喜欢的

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电镜学会的会刊上，影响因子不高，但那是我写得最用心的一篇文章。”

博士后期间是周武科研工作效率最高的时期，感兴趣的课题、一流的合作伙伴、世界最顶尖的实验条件，再加上大量精力投入带来的高效工作，这些使得他能够与同事们产生大量思维的碰撞并将其加以实践，从而得到许许多多科研产出。“回国之后我发现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比现在在国内的工作时间要短，但是效率要高得多。”周武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简化科研活动的行政管理手续，



“很多造假的行为发生在学生身上，因为一些高校学生有发表论文毕业的压力。同时导师审查不严格，没有用心确保学生发表的结果经得起考验。学生和导师都有责任，但评价体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如当前国家所号召的要大力为科研人员‘松绑’。目前还是松得不够。”

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再加上冗杂的行政手续，这些弊端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科研“灌水”和造假的乱象。周武说：“很多造假的行为发生在学生身上，因为一些高校学生有发表论文毕业的压力。同时导师审查不严格，没有用心确保学生发表的结果经得起考验。学生和导师都有责任，但评价体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我们的评价体系中与科研本身无关的东西去掉以后，灌水和造假的动机就会少一点。”

对于最近国内学术界屡屡曝光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周武评论道，“这说明国内对学术造假现象的容忍度变低，是好现象。往后也许会有更多事情曝光，峰值过后就会越来越好。”

回国前，他曾向国科大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学校投入经费支持建设一个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另一个是允许他直接参评正高职称。后者能使他没有发论文的压力，专注于科研。尽管现在他也会给学生压力，但这个压力不是针对论文发表，而是出于培养目的，帮助学生培养科研能力。“我的学生

要想博士毕业，就必须在科研上某一点比我更优秀，否则毕业后很难和别人竞争。”周武说。

周武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的办公室桌子上还留着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时的姓名牌，旁边是一个空矿泉水瓶。“老师我帮您丢吧。”同去采访的学生提出。

“不用，我自己来吧，要回收的。”他走向办公室门口，那里堆着几个空塑料瓶。美国、日本等国的垃圾分类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出台了垃圾回收的法律法规，还要求居民掌握具体分类回收的办法。由于国外求学的经历，周武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2018年10月，国科大开始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周武说：

“我住的青年公寓里有标着‘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桶，但是很多时候垃圾还是混着丢在一起。可能很多事都要经过这么一段混乱的过程，然后慢慢步入正轨。国内垃圾分类才刚起步，但是只要开始去做，总会慢慢改善的。”

“国内的科研前景也会一样越来越好吗？”

“是的。”周武回答道。📍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刘孜铭）

“能不能在周末和节假日加开班次？”“为什么校车还要收费？”“预约系统能不能升级啊，为啥不能线上退票？”对于学生的诸多“吐槽”，近日，国科大记者团跟踪采访了车队和校园卡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员。



载梦想前行

——访国科大车队

文 | 蒋程



周六的早上5点多，晨光熹微，家住北京市怀柔区怀北小区的张师傅就已经起床了，洗漱收拾一番便骑车赶往三四公里外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雁栖湖西校区，今天进城的学生比平时多得多，他必须要早些过来准备。张师傅需要在6点半前到学校吃完早饭，并将校车开到图书馆后的校车站点上，以保证7点准时发车。

春寒料峭、天朗气清。周六此刻的校园还未完全苏醒，只有车站处最是热闹，同学们早已在这里排起了长队等待着难得一次地“进城”。食堂旁的校车，也整整齐齐排列着，张师傅知道，等待他和“伙计们”的，将又是一个平凡而忙碌的一天。

“周五和周六是每周校车进城压力最大的两天，现在从周五到周日，每天早晨能有7辆大车准时从雁栖湖出发，同时配备一辆备用大车，尽量保障多一些同学能够乘车。”张师傅说着开始了当天的刷卡工作。7辆校车全部坐满之后，还是有35个没能坐上车同学，由于剩余人数较多，司机师傅们马上联系队长报备，调来了一辆备用的大巴车，顺利地接走了全部待出发的同学。

在国科大校车队，有23位和张师傅一样的在岗员工，他们共同驾驶着33辆大小车辆，穿梭在玉泉路、中关村、奥运村、雁栖湖、后沙峪之间，陪伴每一位师生往返城区与怀柔校区，保障了国科大数十个院所集中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更多的时候，他们也穿梭在繁忙而又拥挤的北京，负责完成中科院以及中央和地方等部门来校视察、国外高校领导学者来校交流以及学校大型活动的车辆保障工作。

2018年，国科大车队全年车辆安全行驶共计约102万公里。保障教工班车、学生班车共计约1.3万余班次，保障院士、各部门、学院及中科院党校等公务、机要、教学、科研、应急等用车约2100辆次，国科大各项交通保障任务在他们的努力下得以顺利完成。



说到出行和学校车队的问题，同学们的反响异常热烈。“能不能在周末和节假日加开班次？”“为什么校车还要收费？”“有时候车队师傅在中关村就强制要求下车要怎么处理？”“预约系统能不能升级啊，为啥不能线上退票？”……对于同学们的诸多“吐槽”，我们采访了车队队长邢文波和校园卡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员。

“线路增加，从目前情况来看，是不太现实的。”车队队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透露着一些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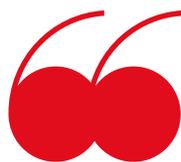
2019年是学校车队队长邢文波部队转业后来国科大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为人随和，工作踏实而又严谨的他得到了车队同事的一致好评，车队的司机们提起他都是一口“我们队长”，车队司机们有事找他，学校领导有公务用车需求找他安排，各部门、学院公务用车安排、学生投诉……就在我们短短的采访时间里，邢文波的手机都一直响个不停，他是学校车辆运行保障的万事通，事务繁杂的校车队运行系统在他手里运转的张弛有



准备出发的张师傅

度，车辆保障工作被安排得井然有序。近来学校同学们对校车的集中反馈，邢文波和车队都很是重视，“还是希望能够和同学们多一些沟通，我们的工作也能够更好地开展。”他坦言，想要同学们更多

地知道车队的工作，知道他们做了哪些努力，学校为此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最好了”。



他是学校车辆运行保障的万事通，事务繁杂的校车队运行系统在他手里运转的张弛有度，车辆保障工作被安排得井然有序。

就同学们普遍反映的校车班次太少，加开线路的要求，邢文波从学校经费和现有的运行情况给我们做了答复。

“学校所有车辆的指标和数量是经上级单位和国管局核定的，

学校必须按照规定严格执行。校有大客车车辆数量也有限，在满足现有班车保障的同时，现在已没有能力去新开班车线路。”学校这几年在雁栖湖进行集中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但是学校车辆数量是额定的，学校需要承担的大型活动也在增加，车队的保障压力越来越重。

“教工班车上课期间周一至周五每天34班次，周六、日每天



早晨学生等待上车

8班次(2019年3月30日新增2班次),每周最大承运量约9300人。学生班车上课期间周一至周三每天10班次,周四、周五每天14班次,周六、周日每天最少18班次,最大承运量约4700人。”对于班车现在的运行情况,邢文波如数家珍。

“学校车队的收支其实一直都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每发出一辆学生班车,学校至少补贴约600元。卡务中心后台数据显示,学生班车2018年全年班车票预约150850笔,实际收入金额884354.31元。”邢文波给我们算了这么一笔账,发出一辆车队自有的往返学生班车的成本约1200元,对外租赁班车每天往返一次成本为1400元,在学生满座且全部购票的情况下,每一辆班车往返一趟能够收回的成本最多约为600元,由此给学校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还是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合理的均衡机制,来保证我们班车工作安全、健康、科学合理的运行和发展。

2018年,学校仅在教工班车、学生班车保障这一项上的投入额就达近620万元。根据国家规定,交通费用属三公经费,须严格按照规定管控和列支,学校为此也承担着极大的压力。

不断进步



2

为了更好地完成车辆保障工作,车队调研了很多其他高校,根据现阶段学校用车需求的具体情况,调整了很多管理办法。

由于教工班车关系着学校教学工作能否正常开展,车队必须保证每个老师都坐上班车,一旦出现教工无法乘车造成教学事故,会对学校和学生造成巨大损失,车队责任重大。但为了更多地满足学生乘车需求,车队和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对教工班车的运营作出了调整,决定从雁栖湖出发的教工班车给顶秀美泉站的老师预留14个座位,教工全部上车后如还有空座学生可以乘坐;雁栖湖至后沙峪地铁站教工班车学生可以直接乘坐;市内至雁栖湖教工班车到达市内最后一站时,如车上有空座学生可以乘坐,让教工班车在保障教师出行的基础上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根据师傅们和我平时的观察,发现周一到周三早上7点雁栖湖出发的学生班车经常有空跑现象,且周四至周六早、周日晚是乘车高峰期。”车队和相关管理部门也就这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方案。通过与租赁公司多次协商,将周一至周三早上7点雁栖湖出发的租赁班车每天减少一辆,减少的租赁班车补充到所有的乘车高峰期,更大程度地满足学生乘车需求。



进城的路上

车队在春季学期还建立起了临时加车机制，每天早晨雁栖湖将预留一辆备用车，剩余学生太多的时候可以随时加车，周六和周日晚上6点玉泉路至雁栖湖班车启用备用车随行，每天一辆备用车跟随所有班车开至市内最后一站枫林绿洲，如有较多剩余学生，备用班车将自动转为班车，虽然这种备用车随行的方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浪费，但是学校考虑到同学们可能会有乘车需求，还是毅然决然地进行下去，争取“带走”每一个有回程乘车需求的学生。

学校通过与公交公司的协调，去年下旬成功开通了雁栖湖至望京西197、雁栖湖至万达广场两条公交线路。为方便师生乘车，减少等候时间，学校为车队开发使用了班车定位系统，现阶段正处于3个月的试用期之中，后期会在这一项上进一步方便师生的出行。

学校车队为更好地完成班车保障工作，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努力。如与北京市公交集团、怀柔客七分公司等多家公司联系，沟通开通雁栖湖至市内公交线路、定制班车事宜，以及学校与公司建立预约平台，学生可以在平台预约购买班车票乘车，发车数量按照实际预约人数为准等事宜。且因乘车需求量不固定、预算费用过高、临时加车成本过高及政策等原因，最终无法实现。在调研工作方面，学校组织学习小组调研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车辆运行保障工作；横向对比、学习北京市高校车辆运行保障工作，努力提升师生乘车满意度。

在车辆的安全保障方面，车队加强车辆日常检查，发现车辆故障、安全隐患，马上进行维修、处理，给没有安全带的班车加

装安全带，最大程度确保交通安全。同时为了确保师生乘车时的权益，车队给所有班车都加装了摄像头。

针对有同学反映有的司机师傅服务过程中态度不好的问题，邢文波表示车队将继续努力提高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加大惩罚力度，确保师生有一个良好的乘车体验；另外，由于学校通过招标引进社会化服务，租赁公司车辆及驾驶员进行部分学生班车保障，请大家在发现司机的违规操作时（如班车中途强制同学下车、车辆存有安全隐患、驾驶员服务态度恶劣等行为）及时联系车队投诉、举报，车队和学校将就违规行为对租赁公司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和处罚。

在票务预约方面，学校为方便学生预约班车票和乘车验票，开发使用了学生班车票网上预约系统和手机验票系统。经卡务中心赵主任介绍，学校的票务预约从最初的纸质预约到现在的手机端预约，支付宝、微信、建行网银等多种支付方式并行经历了40多个版本，最近比较稳定的版本从2018年9月开始使用，期间关闭了圈存机优先写库的双通道程序，开启了手机端和圈存机端单通道直接预约，减少了同学们在圈存机预约的排队时间。同时，学校现在用3台实体服务器来保障预约系统，提高了网速和稳定性。



下午等待回校刷卡的同学



剩余学生临时加车

等待归城的校车



值得一提的是，卡务中心在接到了记者的采访和学生对于预约支付不成功耗时过长、线上不能直接退票等问题的反馈后，反应非常迅速。在第一时间将预约不成功的15分钟占座时间调为了5分钟，对于线上退票问题也马上进一步与系统开发公司和学校相关领导协商，争取尽快解决学生在这方面提出的改进要求。

“从2016年我接管车队以来，基本没有出过大的安全事故，也不敢出，为了保证好老师和同学们的出行安全，车队所有人员每天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不敢有丝毫的纰漏。”

服务前行

3

“从2016年我接管车队以来，基本没有出过大的安全事故，也不敢出，为了保证好老师和同学们的出行安全，车队所有人员每天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不敢有丝毫的纰漏。”邢文波回忆起这几年在车队的工作时说。

“这几年发生过最大的行车摩擦是2017年一次雁栖湖至玉泉路的班车和一辆公交车发生追尾，4名学生和公交车上4名社会人员轻微磕碰，学校和车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马上送受伤



人员到医院进行检查。经检查8名人员均为轻微磕碰没有大碍，车队随后几天对受伤人员密切关注确认大家无碍，同时车队启动相关保险程序，所有到医院检查的人员的花费全额报销，妥善地和公交车公司进行协调，较为圆满地做好了善后工作。”

作为队长的邢文波，要负责全车队所有的车辆整体安排、文案、财务报销、日常车队管理规划、车辆维修审批和小车调配等工作，一忙起来常常是电话不停，脑子飞速运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障好整个学校的车辆运行，少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但是军人出身的他还是有条不紊地把手头的工作一项项整理清楚，学校车队在他的手里运行得井然有序。“工作认真是原则问题，家人的话，还是会尽量抽出时间去陪伴，我自己也很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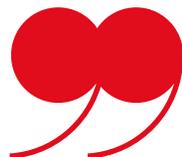
谈起车队的优点，邢文波认为车队师傅们的人品和敬业态度很是值得尊敬。“我们需要保障学校的各种公务活动、接机任务，尤其是在学生开学放假期间，车队的任务非常紧张，小车师傅们常常晚上凌晨还得跑机场回不了家，很是辛苦。在车队安排保证大家有足

回程路上

够的休息时间的前提下，司机们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极大地配合我完成了学校的车辆保障工作，这些年里从未出现过大的纰漏。”司机师傅们在开好车保障师生安全的同时，也尽自己的努力保障大家的财产安全，“落在车上的个人物品，同车的老师同学们一般都不会去碰，司机在收拾车辆捡到时都会立即交到办公室，想办法通知相关师生进行认领。”邢文波提及在车队招聘校车司机时会有思想品德方面的考量，师傅们的人品是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指标。“这些年里车队师傅经常捡到师生们的钱包手机等物品，还捡到过一些重要的科研资料，这些物品大多通过学校的各种渠道归还给了失主，师傅们拾金不昧的行为得到了很多师生的肯定。”

“我们车队一直都在努力让自己

邢文波提及在车队招聘校车司机时会有思想品德方面的考量，师傅们的人品是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指标。





夜幕下回到雁栖湖的校车

夜幕“回村”

4

的交通保障工作能够让老师和学生们都满意，但确实是限制于政策、法规和学校的资源等各方面约束，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足，没能满足老师同学需求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多多体谅和理解。学校车队管理就像一个

拖着200斤行李赶路的人，尽管压力很大，我们还是会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做好改革创新，让我们的交通保障服务好，也服务到更多的师

生。”邢文波在访谈最后以自己的心里话寄语全校师生，祝愿大家在国科大能够有一段美好的时光，自己和车队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师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回到雁栖湖校区的吴师傅

“我们几个师傅都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学生和老师们的气质都很高，相处起来容易，大家干得都挺舒服。”车队的吴师傅下午的时候负责去中关村载学生回校，当天他没有调车和保养任务，趁休息时间去了附近的超市，提着一袋新鲜便宜的肉类蔬菜准备第二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带回家，一路上跟我们聊了很多。

下午5点40分，吴师傅和另外一位师傅出发经过堵车的五棵松去中关村校区，同时，一辆备用校车全程随行至奥运村校区，以带走每个站点剩余的同学。夜幕降临时，吴师傅带着一行同学回了学校，钟楼前最后一批同学下车后，他把校车停在二食堂旁边的停车场，回到车队宿舍，在夜色里结束了这一整天的工作。

4月的北京，飘起了小雨，让人不禁想起去年那个同样飘雨的9月。在开学季，每一位国科大新生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在雁栖湖畔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那时，也是校车队载我们来到这

个离科学最近的地方。

短短一年时光，他们，无数次往返于京“里”京“外”，一年又一年，陪伴了无数国科大人的青春。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喜欢这一群在科研之路上拼搏奋斗的年轻人，“看到他们，感觉自己也在年轻着。”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涂植鹏）



回家的距离

文一 汤锦辉

春运预订火车票的浪潮揭开以来，大家纷纷盘算着回家的时间，考完试马上回家是不二的选择。

为了抢到高铁票，焦急的我匆匆忙忙点击中竟忘了更改时间，预订了一张次日的车票，我拼命地揉搓眼睛，希望这一切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场梦，然而买错票的尴尬场面终究在我身上发生了。为了回家，无暇顾及伤心，赶紧退票，重新买好车票。短短一分钟，100多元不翼而飞，仿佛为粗心交了一份昂贵的学费，心如刀刮一样阵阵作痛。热浪澎湃的情绪恢复止水般的平静时，才蓦然发现如今的我竟如此的渴望回家。

我也曾不愿回家。在大学期间，每年的寒假，我绞尽脑汁设法留在学校，不到假期开始、学校进入休息状态的最后一两天绝不回家，我甚至参与一年一度的春运志愿活动，强行制造留校的合理借口。阿妈常常埋怨我不记挂家里。其实，我非常牵挂家人，但相比耳边响起家人唠唠叨叨的声音，我更愿意留在学校。

大学的舍友也常常不回家，回家的距离也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但他几乎每学期回家一趟，而且总是很晚离开学校，并且早早地离开家。有那么一阵子，我对他多少有点憎恨，憎恨他如此不想家，憎恨他如此不爱家。可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也憎恨着那个不爱回家的自己，可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选择在学

校多逗留一会儿。可他，他不就是起早贪黑地打游戏，吃着香料扑鼻的外卖，终日窝在十来平方米见方的小天地浪费青春年华吗，他，有何理由？

“你为什么不多点回家？”一次，我跟他谈及这个问题。

“在家里总是被父母管着，很烦……”他微笑着回答，眼神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

我无言以对，这才发现如此放纵的他同样渴望多一分自由，少一点管束。原来我们如此相似，原来我们的父母如此相像。只是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憎恨那个通宵打游戏不回家的他，似乎这样的憎恨让负面情绪有了释放对象，反倒让自己矛盾的内心感到舒畅。

为了离家更远，我一口气跑到北京上学。我坚信相隔遥远，是不回家的一个更合理借口。我想要向家人证明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很好。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把我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我，手上插着针管。我不敢睁开眼睛，因为老师以及同学就在附近，他们在讨论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我不想睁开眼睛，因为我害怕他们的询问。

“我已经把他爸爸叫来了……”老师跟医生的交流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股莫名的强烈情感迫使我睁开双眼，并试图寻找陌生环境里的那个声音。

世上最美的风景
——
都不及回家的那段路



当目光终于定格在老师身上时，老师的眼睛恰好转向我，老师轻快地走到我身边说：“我把你爸爸叫来了，他说马上坐飞机过来。”老师笑盈盈的面孔仿佛灿烂的鲜花，在夕阳的照耀下分外鲜艳。

原来这就是所谓遥远的距离，遥远的只需两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从远方来到身边，遥远的可以放下任何束缚的工作不辞劳苦飞奔而来。所谓的遥远在爱的面前就是一个矮子，不值一提，甚至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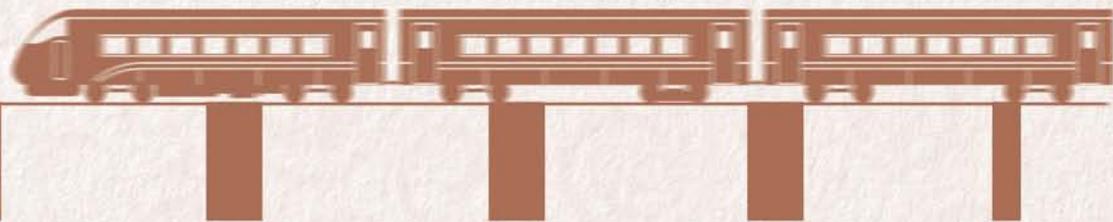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才发现一旁的舍友也在微笑着看我，我非常感谢他们，在我病倒不起的时候陪同我来到医院。

人，真是古怪的生物，而且非常感性的。莫名的愉悦恍若晴天飘过乌云带来暴雨般来的如此突然，竟让我对自己强烈的思乡情怀感到震惊。是啊，爸爸要来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情呢？当爸爸来了，我可以满怀感恩之情地送走老师与同学，当爸爸来了，我可以撕下自己故作坚强的面具，做回本真的自己，甚至发泄一下脾气。

当爸爸终于来了，我的心情无比放松，似乎展翅翱翔的大雁有了落脚的山头。可我竟没能发泄自己的脾气，只觉得那晚的爸爸特别可爱。

出院送走了爸爸，我不知不觉地计算回家的日子，似乎自己的心早已跟随爸爸飞回家乡。

我开始想回家了，回到那个温暖湿润的家。北方的干旱就像一台烘干机犀利的蒸发着人们身上每一滴水，难怪当初北方舍友埋怨南方的挥汗如雨，他们习惯了这种干旱，可我更喜欢水润的环境。寒风刮过，我的面容变得憔悴，我的双手如同枯萎的干枝，我的寿命仿佛被搜刮，成了一位老人。周遭的一切都是干干的，树木早早掉光叶子，生怕蒸发



多一点水分，太阳兢兢业业坚守岗位，雨雪却一直没有踪影，大概跟随北风跑到别处了。我一定来了一个假北方，天空竟然吝啬得不愿意撒下一点雨雪。

干燥的气候，不仅山林容易着火，而且心情容易变得烦躁。每一次干燥难耐时，我总要不自觉掏出手机跟外婆聊天，后来逐渐演变成每天必需的一次交流，却不再是因为干旱，仅仅是一种思念，希望借由屏幕缩短双方的距离。可终究觉得不够真实，我还是希望坐在外婆旁边，跟她分享北京的干旱，北京的暖气，以及周围发生的一切。她总是很享受地倾听着，并投来慈祥的目光，体弱衰老的身体把她束缚在屋子里，但我可以四处游玩，并把自己的见闻带到她耳边。听闻外公生病住院了，医院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我得赶紧回去，探望他陪伴他，多一个人陪伴总是温暖的。

离校前一周，约上三五伙伴游览故宫，乘坐的班车满满的乘客，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眼看着中关村站快要到达，就已经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左顾右盼，似乎在估摸着剩余的路程。当司机踩下刹车安顿好巴士车，她快步走向车门。透过车窗，大包小包的行李占满过道，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匆匆离去，似乎家就在眼前。车上瞬间变得空荡，这才后悔出门游玩遇上回家的同学，害自己的思家情怀更加强烈了。

自那以后的每天清晨，走廊过道上行李箱的滚动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欢快，每当这时，我都忍不住撩起窗帘把目光投向黎明前的黑幕，眺望那些匆匆忙忙远去的身影，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回过头看看宿舍楼，只是他们走的很坚定，认定了方向奋勇往前。校园里愈发的冷清，就连寒风在夜里也更为嚣张，刮得愈加强烈，煽动着我们回家的心火。

回家的日子终究还是到了，我也要成为拖着行李箱欢快离开的一员，不知道这天清晨把哪些同学惊醒了，反正离开前，我忍不住回头凝望宿舍楼，这也是我的一个家，住着8位男同胞，互助互爱，和谐相处，共同构筑一段美好的学期生活。感谢这个家，感谢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

夜幕笼罩下，原以为只有孤独尾随而来，没想到班车等候区，灯光忽明忽暗，若隐若现，仿佛一把把鬼火，走的越来越近，竟发现黑暗中冒出众多人形轮廓，我不禁大吸一口寒气，他们比我起得更早，更早的在这里候车，寒风依旧犀利地吹刮着，似乎在欢送，又似乎在考验。

几番周折终于坐上高铁，明净的车窗犹如一把镜子，我还是那么的消瘦，回到家一定要被父母责备了吧？可责备一下有什么呢？反正我要回家了。📍

(作者系国科大硕士 培养单位深圳研究院)

Y O U T H

律动的青春

鸿雁于飞，婉转其行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向北飞。

优美的诗句，系在雁足上，从久远的边塞与湖泊飞来。有唐时的江水洗尘，有宋时的兰舟争渡，有明时的鼙鼓应和……鸿雁来宾，千年信使，从先秦的歌集起飞，而今终于落脚在雁栖湖畔。



鸿雁于飞，其羽肃肃。作为国科大学生舞蹈团，鸿雁舞蹈社团定期进行训练和汇报演出，承担学校的各种文艺演出任务。由于场地限制，每周六舞团均赴玉泉路校区排练。于是，每周三在宿舍楼下排起长队约校车，每周六早上睡眼惺忪地奔向候车点，每天晚上在礼堂一次又一次地排练直至深夜……

这一切都刻进每一只“小雁子”的生活里，成为一种本能的习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因着这份对于舞蹈的虔诚与痴迷，才有了鸿雁舞蹈团，才有了国科大建校40周年晚会中《掀起你的盖头来》《鸿雁》的惊鸿一瞥。



雁栖一年匆匆，如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来到国科大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舞团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挚友。时间会变，空间也会变，然而记忆里的美好不会变。它终会卷曲，缠绕，成为地图中的一根根线，串联起散落各地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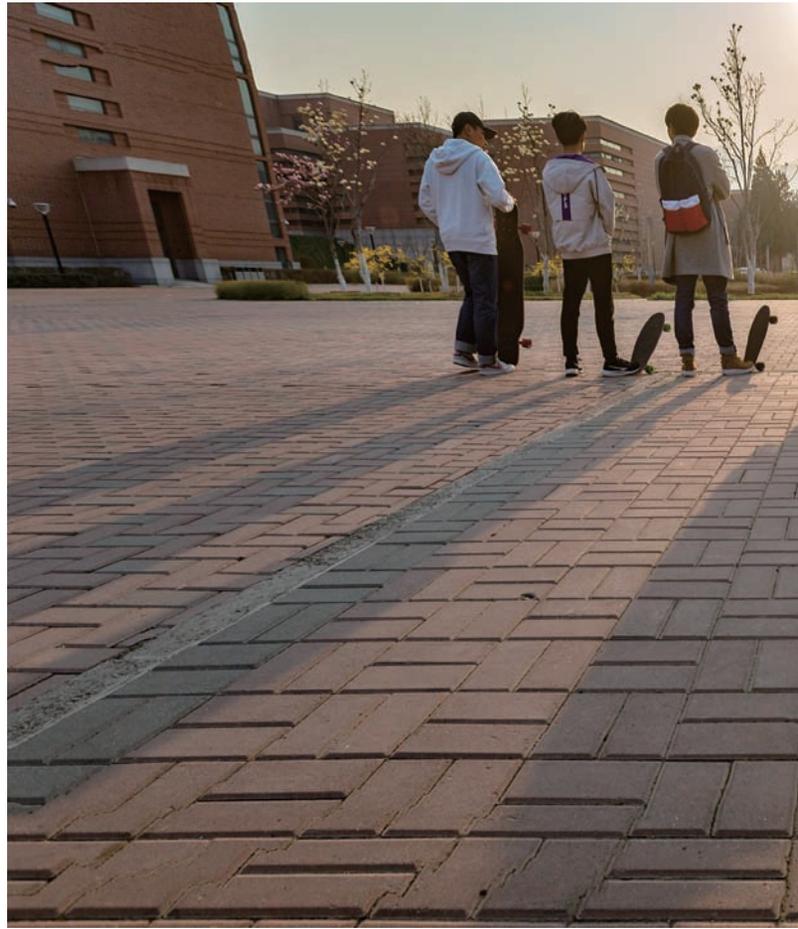
Y
O
U
T
H



足球协会

文 | 王瑜

青春一闪而过，记忆何处安放。雁栖一年时光匆匆，任谁有意气风发时。风尘烟雨路，今朝谁同行。斟一壶时光的酒，静默在西区操场的草坪上。人，来去匆匆，带不走那缕丝丝不舍。听一首光阴的歌，徘徊在雁栖湖的上空。因为对足球的热爱，我们走到了一起，在雁栖湖相遇相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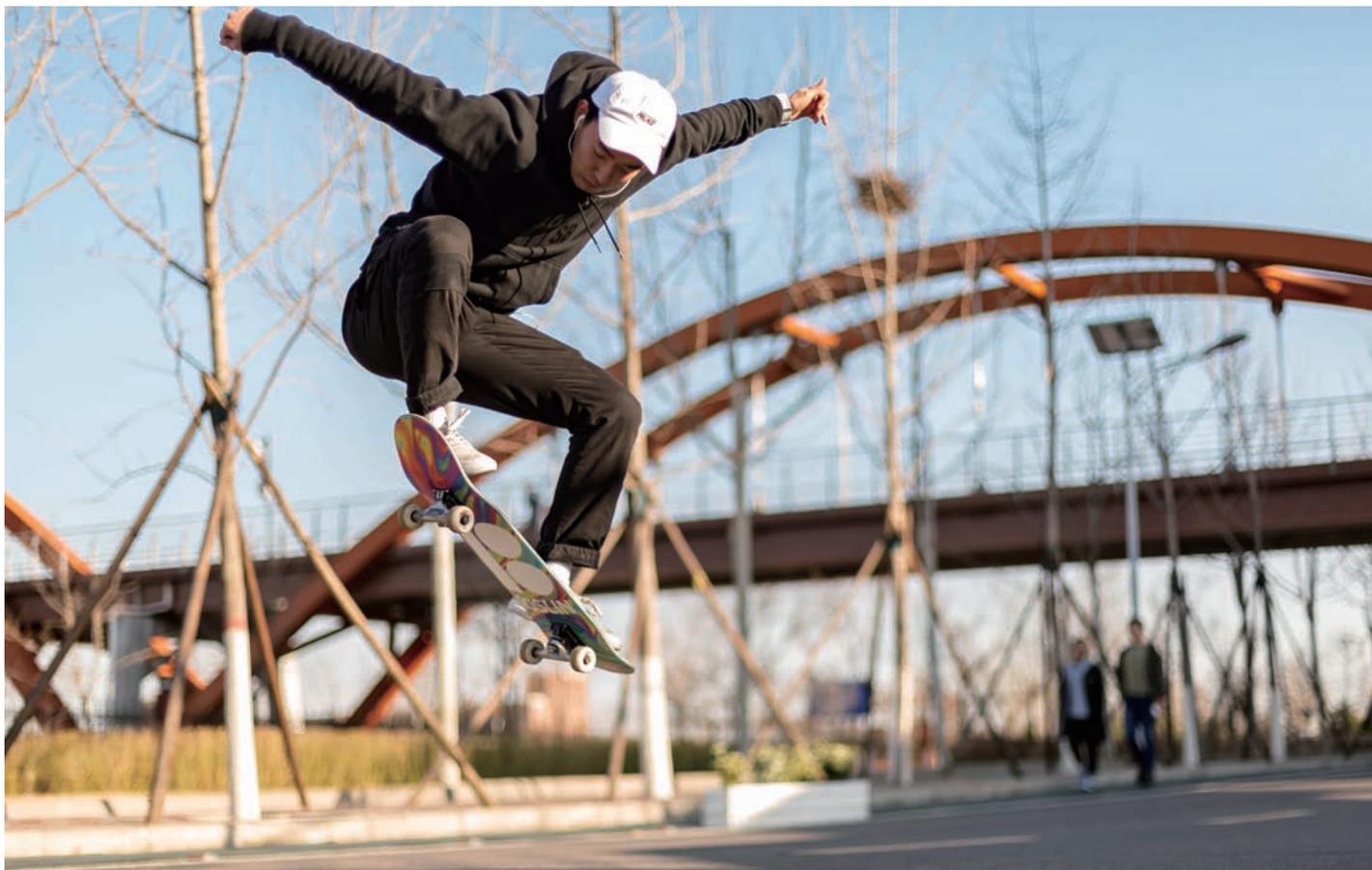




UCAS 飞跃滑板社

文 | 刘南宏





与洋溢着蓬勃朝气的社员相约滑过雁栖湖的那个下午，仿佛青春正伊始，有些时光注定缘于一个偶然出现在生命里的瞬间，而却需要一生时间来怀念和遗忘。



多年以后，面对雁栖湖，UCAS飞跃滑板社的社员将会回想起在撒满金黄色秋叶的湖畔滑过的那个遥远的下午。2018年9月，初秋时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板友们因缘相聚于此，给予了国科大的滑板大家庭一个新名字——UCAS飞跃滑板社。

摄影：阮伟南，涂植鹏，刘朝阳，李建霖



首页

广场

微群

应用

游戏

登录/注册, 找人

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

地震知识科普的困境

文
—
吴
宝
俊



地震是一种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生命财产损失,令人深恶痛绝的自然灾害。传播地震相关知识也是科普工作的一个分支。但平时老百姓对地震并不关心,只有真的发生这样的灾害时,公众目光才会聚焦于此,所以科普地震知识的最理想时机就是发生地震的时段。

2017年我作为命题负责人参与开发央视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第二季,我的任务是出题“坑”选手。刚巧在3月节目策划期时,朋友圈流传了一条谣言:山西大同发生12级大地震。我的亲戚朋友都在传这条谣言。稍有一些地震知识的人都很容易辨别出谣言,因为根据里氏地震震级的计算公式,相邻两个震级能量差32倍,汶川地震近8级,整个汶川都快没了。12级能量是8级的将近100万倍,真要发生这样的地震,莫说大同,整个山西省恐怕都不在了。于是我出了这样一道题: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振动,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请问关于地震级数,以下哪项说法正确:

- A 12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11级的100倍
- B 12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11级的1000倍
- C 人类历史上记载的地震从未超过10级

答案是:C。人类有史以来记载的最高级数的地震是1960年发生在智利的9.5级大地震。

这一期节目是5月份进棚录制,剪辑出来是8月份。谁知在播出前几天,四川九寨沟发生7级地震,我知道按照理论,这就是传播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机。刚发生完地震,电视科普节目中就出现有关地震的试题,可以让观众对地震知识印象更为深刻。

没成想剧情反转,播出前两天,台里通知:为了不引起恐慌,所有电视节目不许聊地震。我顿时傻眼了。节目是5月录制的,不可能回棚里重拍了,这一环节是选手竞赛答题,如果直接删除,对节目完整性也会造成影响。怎么办?节目组一筹莫展。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忽然发现答题选手是双胞胎姐妹之一,而另一位曾在前几期上过台,录过的一道题没有播出。于是万般无奈之下,我们进行了移花接木,解决了这个危机。也许这算是作弊,但真的没有办法。科普活动要面对许多随机因素,理论预言不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触碰灾害科普的话题了。☹

(作者现供职于国科大)

guang ying

他们是理工科学霸

他们用镜头说话

摄影是他们自我调节的方式

从平凡的世界中找到非凡的人生

光影世界

文 | 马赫

——访国科大摄影协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大庆的现场，三脚架固定在主席台前，无人机在空中来回盘旋，校庆的会场穿梭着一群背着挎包、举着单反、四处奔走的青年。校庆的整体拍摄手法娴熟专业，成片出来效果非凡。众学生惊叹，不知情的以为当天扛着镜头跟拍的青年是学校请来的专业摄影师，但实际上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2018级新入学的研究生，是国科大记者团的摄影记者，也是国科大摄影协会的社团成员。

用镜头说话。从春天到冬天，从日出到日落，他们的步伐遍及大江南北、

世界各地，他们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流连于人间真情所在，运用镜头语言去描绘所发现和创造的美景。“光线是摄影师的画笔”，国科大摄影协会的摄影师就是这样一群追光者。

星海征途

星空、银河和星轨拍摄是这几年迅速流行起来的一种介于天文摄影和风光摄影的拍摄题材，由于实地拍摄条件严酷，器材硬件要求很高，星空摄影一直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想拍到出色的星空银河作品，首先要保证能看到星星，需要寻找一片纯净的星空。“严苛的自然环境要求直接抹杀了许多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摄影爱好者拍摄星空的愿望。”国科大摄影协会会长涂植鹏解释，“想拍星空，就只能走得远一些，远离城市，逃离城市夜景灯光工程，避开光污染，同时避开云。”

涂植鹏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



科学院系统理论专业的直博生，培养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一个涂植鹏，却拥有多个头衔。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培养的博士，还是国科大摄影

协会会长、国科大校学生会宣传部的成员、国科大记者团摄影部成员、官微影像部成员、国科大数学学院学生会副主席。2019年第一期《国科大》杂志的中插内容选用了涂植鹏镜头下的《探访徽派建筑》，8张彩页把黄山脚下的宏村、卢村和西递古村的建筑风格演绎得淋漓尽

致。杂志一出，大家看到他的介绍才发现，原来他还是知名图库的签约摄影师、Originoo锐景创

自然景色和童话故事以不同的形式相碰撞，黑夜激发出人类心底本能的对光的追求。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崇拜，赋予拍摄星空的孩子新的生命与力量。

意签约摄影师、飞猪&500px联合认证摄影师。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涂植鹏的摄影作品，刚入门的摄影爱好者想拜他为师，更多的摄影机构想与他合作，但他从来不会摆架子，任何关于摄影的问题他都会一一解答。国科大的一名本科生看到杂志中插《探访徽派建筑》的摄影作品后，把涂植鹏当作自己的榜样，开始苦练摄影技术，想成为像涂植鹏一样搞得了科研、玩得转相机的博士摄影师。

2018年11月18日，摄影协会的涂植鹏、阮伟南、牛泽海、李建霖和翟宇佳一行5人，第一次踏上星海征途。夜晚开车易困倦，一个人累了就换另一个人来开，5个人轮番上阵，最终抵达人迹罕至的荒野。11月内蒙古的夜晚，漆黑、寒冷、静谧，零星传来几声来自周边村落的狗吠。沙漠上昼夜温差大，持续一夜的拍摄，即便是裹着厚厚的羽绒服也要时不时回到车里取暖，以免被冻僵。

野外的环境极苦，但星夜极美。星海笼罩之下，5个人仿佛置身童话仙境，身处伸手不见五指的荒漠，眼前是一片银河落九天。

“晚上拍银河、拍流星雨，累了就躺在地上看会儿流星，等天明。天快亮的时候

候要等着拍日出，天亮了以后拍当地的自然风光，拍雪景。”涂植鹏说，“出去以后时间很紧张，大家都舍不得睡觉。在积雪覆盖的沙漠里拍上一天一夜，想想都觉得够疯狂、够拼！”

涂植鹏带着摄影协会的成员们去丰宁外拍狮子座流星雨，去乌兰布统外拍双子座流星雨，后又去库布奇沙漠拍银河。每次单程都达七八百公里，来回需开车行进十几个小时，只为寻找一片纯粹的星空。

自然景色和童话故事以不同的形式相碰撞，黑夜激发出人类心底本能的对光的追求。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崇拜，赋予拍摄星空的孩子新的生命与力量。

诗曰“月明星稀”，除天气状况，月相也是拍摄星空最重要的因素，无月无云才能看到星空之美。“满月天，地景亮，星星少；新月天，地景暗，星星多。不同的月相天，对星空的干扰程度不同。”涂植鹏每次带队出行前都会为大家讲解拍摄星空前需要做的准备以及拍摄时的注意事项，“月亮升起来后不便拍银河，所以我们在每次出行前都要清楚地计算月亮升起的时间、月亮升起的方向、银河升起的时间、银河的高度、银拱（银河拱桥）的角度和天亮的时间，还要提前查云图、查天气状况。”

涂植鹏还说，“因为我们平时要上课，导师有时候还会给分配任务，出行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每一次出行都很珍贵。”此时他正在食堂与阮伟南、翟宇佳和牛泽海一起策划下次金山岭长城的外拍，忙了一整天，直到9点40分才腾出空来吃晚饭。透过食堂背后的玻璃窗，夜幕上点缀的繁星从他背后缓缓升起。

灵感碰撞出火花

摄影的初衷源于表达。它不是个人化的，而是能唤起大众对艺术和人生的思考。摄影作品不仅对创造它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对有特权看到它的人也是一样。摄影师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观者能够从他们的作品里看到超越画面之外的内容，进入到摄影师所捕捉和创造的生动有趣的新世界。

李建霖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大家都叫他“铁柱”。翟宇佳是中国科

学院大学材料学院电路与系统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铁柱和翟宇佳都是摄影协会的成员。在微信群里讨论“往手机发小图应该1r导出的时候降品质还是降分辨率”这一话题时，翟宇佳与铁柱的想法产生分歧，吵闹起来。但在流星雨洒



摄影的初衷源于表达。它不是个人化的，而是能唤起大众对艺术和人生的思考。





技术的进步在于相互分享，分享会让灵感碰撞出火花。

他组织联合，能让国科大的摄影爱好者拥有一个更大的平台，不是自我封闭在雁栖湖，而是走访大江南北，和志同道合之人进行真正的摄影交流。”

社团外的联合固然重要，社团内的建设也必不可少。国科大摄影协会内部不但组织了多次线下评片会，还开展了不少摄影基础讲座；秋天去红螺寺赏红叶，冬天去怀北庄人文扫街；傍晚去拍“日出东方”，凌晨去望满天繁星……

生活有不同的层面，国科大摄影协会的成员许多都是身兼数职，一面心系社团的建设和交流，一面完成国科大记者团摄影记者的拍摄任务，一面给学生会、官微和图书馆提供美图，一面进行短视频制作，一面签约各大摄影单位接手多份工作。见到各种类型的人，与之接触的过程同样也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过程。

所以他们虽都任务繁多，忙

满天际的寒冷冬夜，几个人还是背上相机，一起前往苍茫的雪地里拍了一整晚。

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世界发生关联，这不仅能够有效发掘驾驭灵感的方法，而且能逐渐准确地定位自己，直面和接受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摄影协会副会长阮伟南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他强调，“要学会从一切事物中寻找意义。在寻找的过程中学会放慢脚步，看到身边事物的价值，看到故事，看到人。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必不可少。要善于从别人的作品中受到启发，理解其他摄影师的感受，新的创意和手法往往在交流中产生。”

国科大摄影协会与其他组织和其他高校的摄影协会之间有许多交流合作：2018年11月13日视

觉中国500px中国科学院大学摄影部落成立；11月25日参与视觉中国北京之颠部落分享会；北京之颠的部落首领经常带领大家出去学习外拍；与几个高校的摄影团队一起探索星空；与北大医学院的摄影协会一起组织外拍；2019年4月7日去古北水镇和金山岭长城约拍古建筑和人像……

技术的进步在于相互分享，分享会让灵感碰撞出火花。从他人的视角中汲取灵感，再把新的灵感运用于拍摄之中，能够启发摄影师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对美丽和光影的定义产生不同的心态和认知。

牛泽海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工业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牛泽海和涂植鹏都是知名图库的签约摄影师，这学期他们正计划着邀请专业的摄影师来国科大开讲座。涂植鹏表示，“与其



忙碌碌，但是他们接过手的任务都会认认真真、保质保量地完成。他们的作品被刊登在《国科大》杂志、国科大官微、学生会公众号等媒体上，国科大随处可见他们拍摄的照片。

旁人都感到他们的工作压力巨大，但阮伟南说，“摄影让我逐渐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我没感到有太大压力，这反而是我想要的人生。”

为梦想开路

如果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没有任何限制，你会怎样度过这一天？完美的一天可能包括前往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旅游，也可能是看电影、刷剧、读书、远足、潜水，或者整日外拍。不管是做什么，答案没有对

错之分。你的答案就是你的垫脚石，能够吸引你的事情就是你人生的指路牌。

真正的专注源于兴趣。

去金山岭长城那次，每个人的门票中包含一次单程的缆车票，所以大部队分成两拨，一拨人打算坐着缆车上去，先前往制高点拍全景，再步行下山拍沿途的风景；另一拨人打算步行上山，一路走一路拍，等到达制高点之后再坐缆车下来。牛泽海和阮伟南选择了步行上山。等到坐缆车上山的人都拍完了风景，才发现步行上山的人还停留在上山前的那段小路上，一段不到100米的路，他们走了近一个小时，只因山脚下的花开了。后来两拨人终于在长城上会合，在上面拍了张合影后又分开两个方向。

如果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没有任何限制，你会怎样度过这一天？

下午4点左右下山，恰时阳光正好，牛泽海和阮伟南一拍即合，原本打算坐缆车下山的他们，放弃了坐缆车，决定再按原路步行下去。省下了两张单程缆车票，牛泽海把自己的票给阮伟南，说，“正好省下了两张单程，南哥你再坐缆车上去拍个来回吧。”

在金山岭长城拍了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一顿饭，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大家叫牛泽海一起去吃饭，发现他已经回到宿舍打开电脑开始整理图片了。

摄影师拥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作息。“如果目的地距离很远，白天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赶一整天的路，抵达目的地就立即找机位，拍日落。日落前后半个小时光线最好，最适合拍风光，是一天中绝佳的、不容错过的时间。拍完日落吃晚饭，收拾行李，给设备充电，准备晚上拍摄银河。拍完银河，拍星轨，再拍冬季银拱、夏季银拱和一



不能总是在一个地方窝着，我们都喜欢旅游，喜欢登山，喜欢用脚步丈量世界。

些深空天体。一般来讲，摄影师架完三脚架就要拍一通宵，通到凌晨四五点直接拍日出。拍完日出才肯吃早饭，结束了一夜的工作才肯回车里睡会儿。起床就要再开车找下一个拍摄地。”涂植鹏面带微笑，讲的云淡风轻。

“我们之中很少有日常刷刷、打游戏的，别人看剧、打游戏的时间我们都用去拍摄、学习、实践了。”阮伟南说完后涂植鹏接着说，“人不能总是在一个地方窝着，我们都喜欢旅游，喜欢登山，喜欢脚

步丈量世界。相机、镜头、三脚架……一整套设备背在身上有三四十斤，首先要练就一身好体力，才能行得万里仍然扛得稳机器。”

想兼顾爱好和学习、协调工作和生活并非易事。在面对多任务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更加合理地分配资源和时间，挤出时间海绵里的所有水分，使自己变得忙碌却从容。

“摄影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来到国科大之后，我发现大家的科研能力和代码能力都很强，我还有很多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想要蹭的课很多，所以一个学期能参与一两次外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谈及拍照，牛泽海说，“因为同时要去做很多事情，就想着尽可能把时间排满。出去外拍，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和小伙伴们交流下研究方向或者其他有意思的问题，相机在长时间曝光的时候也可以顺手刷一些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公众号。”他们大多都是国科大理工科的“学霸”，

挤出一切空闲时间为梦想开路，追寻摄影梦想的同时，对待科研毫不懈怠。

未来需要探索

在开始玩摄影之前，铁柱是个特别宅的人，整日闷在屋里看书、敲代码，只有在要买衣服的时候才出门逛逛街。大四那年铁柱买了第一台相机富士X-T20，去重庆和长沙出差的时候，他用这台相机拍下了匆匆的行人，记录了当地人的生活。他发现带着相机散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所以喜欢上了人文摄影，这才开始走出房门，出去旅游。

铁柱讲起他对摄影的感情，“我特别喜欢一个人文地理摄影师，叫张千里。我以前总是学着他的样子用27mm焦距，去拍摄当地人的生活。到达重庆后我尝试着想象，一个在重庆本地生活的摄影爱好者，在一个闲暇的周末，会去哪里寻找机位？去拍摄怎样的城市景观？在行走中，我发现重庆最有趣的拍摄题材就是交通工具本身。在大剧院下车，红色的地铁穿过千厮门大桥的橙色钢结构，像神社前的鸟居，神秘活泼。转乘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列车进入八楼的站台，从站台下楼来到平街层，可以看到下一班轻轨列车穿楼而过。在楼下等候的一群人里有游客，但更多的是摄影爱好者。从两路口地铁站内可以直达亚洲第二长的一级提升坡地大扶梯皇冠大扶梯的下行端，我寻找之前在微博看到张千里老师的构图视角，举着相机顺着150米的扶梯向下望，多少有些腿软。”



挤出一切空闲时间为梦想开路，追寻摄影梦想的同时，对待科研毫不懈怠。



研究生入学后的深秋，铁柱换了台富士X-T3和三支富士龙镜头。“来到国科大，认识了支挥，跟他学了拍视频；认识了涂植鹏，跟他学了拍风光。”铁柱说，“摄影艺术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还期待着认识更多的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题材、学到更丰富的技法、感受更多样的审美。”

摄影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摄影器材、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拍摄技法。在器材不断更新的基础上，选定特殊的题材，比如星空或者运动，摄影设备就需要升级。

“单反穷三代，摄影毁一生”，这是俗话，也可以当成一个笑话。摄影的确是一个对经济基础要求较高的爱好。从刚刚入门到有点可拍的感觉，需要投入至少几万人民币。机身、镜头、摄影包、三脚架、储存卡、闪光灯、滤镜，还有电脑和显示器，少则几万人民币，多则十几万人民币也是很正常的。

“一开始什么都想拍，什么都要拍，什么东西都想买。等自己的摄影风格确定下来以后，用到的镜头和器材就集中在几种上面。”阮伟南小心地捧着他的单反，“买设备的资金需要长期积累。学校发的奖学金、课题组发的工资、拍照片得的稿费……这些我都舍不得乱花，都攒着换设备，买镜头。新机器到手的快乐，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



摄影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摄影器材、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拍摄技法。

但是也不必太过苛求器材，毕竟器材是为摄影作品服务的。

“最重要的是相机后头的那个头”，人头比镜头更重要，没有高档的器材，就精湛自己的技艺，拍一些适合手里器材的题材。出发前务必充分准备、精心计划，每次拍摄都细致缜密但又不乏弹性，选择有价值的拍摄点，合理安排时间表，保证在最好的光线条件下站在最好的机位上拍摄。回来选片修片，精品优中选优，一张足矣。拍了几百张照片，最终只需挑出几张照片进行精修。

通过摄影来感悟人生，分享价值，享受乐趣。试着从平凡世界中找到非凡的人生，未来就会充满无限的可能。许多美丽藏匿于平时触手可及的生活环境中，大多数人看惯了周围的一切，所以经常忽略身边的美。摄影使得人们从镜头背后，发现这些神秘的美丽。

“我第一次去拍流星的时候，试机时随手抓拍到一张火流星的图。平常流星是白色的，火流星是彩色的。有时刻意等一夜也无法拍到，今日随手抓拍却机缘巧合出现在照片里一颗，特别炫酷！”阮伟南说这话时，眼中闪烁着惊喜和满足。

未来仍需要探索。扛上机身镜头三脚架，向着光，再出发。📷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涂植鹏、阮伟南、李建霖）



在这个春天突然想起我的小学班主任来。

印象最深的，每逢这个时节，只要我在课堂上稍有走神或课间咋咋呼呼被她看见，她转头就一定要朝家长“告状”——“这孩子又心浮了。”

于是在我心里，班主任好看但不可爱。除了下意识的几句抢白外，我更纳闷儿，心怎么能浮？它不是好好地在腔子里待着吗，还能浮到嗓子眼吗？

不过一颗心是被肉眼可见地击沉了。这样的批评，比考试没考好、上课说话等就事论事的批评更让人难受，挨一次教训我至少能消停一个礼拜。

再细细想起这样的情景却是在10年后。

图书馆里，倚在窗边的位置上，黄黄的不知名的花枝斜插着就快递到眼前来。往下一瞅，台阶、石板、错落的紫色玉兰和润了油一般的葱绿灌木，于是一颗心摇摇晃晃起来。稳住不动，在怎么也调不出来的代码里继续遨游。过了一会儿，将是日落时分，云霞美妙，于是再遨游也得出来换气吧，遂拍上电脑，溜达而出，微有负罪。

念起董仲舒的“三年不窥园”，这得是多么奇绝的恒心耐心和狠心。也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难道只有舍了色，才能造出来不灭的不空？

我也笑了，长大了倒可接受老师絮絮叨叨的爱人之处，长大了倒珍惜身边有人时刻提点、泼泼冷水。没人担当班主任角色的时候，得自己把自我分出来独立的一络，飘于行为的上空，用于检省灵魂。

但我输了，实在是春光夜色太撩人。

沿图书馆一路向外，途经礼堂西侧，被一树白玉兰拦住，她立在一旁，未发一言。我却是过了几步又去而折返的，你没法不注意到她，什么叫“今日始知玉有辉，夜色难掩月光杯”。我的家乡很少有这种树，一想到曾错过她这么多年就大感遗憾，一想到今天又险些错过又不免后怕又幸运。

往前没走几步，两丛海棠花在空中接映出花枝蓬盖，仰头望去，对面建筑送出一个尖角。可惜可喜，再没别人，良辰好景里只一个我，怪不得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偶有花瓣落下，美，但可遇不可求，随风的心情，也随花的心情。至于花香，必须得假装漫不经心地经过，再趁其不备猛然一嗅才能得着一鼻子。而此处隔一条小过道，就是校园班车点，顿觉校园设计之精妙。行人往往揣着等待，待一趟既定的行程，但只需稍有点跳脱之意，就能与这繁花之景不期而遇，隔岸相对。

不过若满心满眼都是车，那也只能见车不见花，只车是车了。当然要是你见了我的文字再去寻这景，只怕也寻不着了，无他，花期短暂，但也别怕，明年再见。再说，只要有有心人，还怕不能步步见景，处处留情？我想，除了诸位一板一眼教过我的老师们，还有这月亮、晚霞、清风、花朵、乃至一场有关无关的悲欢，都是我的师长。

惦记着尚未没跑完的程序，我又坐定在电脑前，夜色递来一枝花枝。📖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输给

SPRING
春
天

文
—
徐
竞
然

可爱可敬邢志忠

本期明星课堂的主角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教授力学课的邢志忠老师。邢志忠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中微子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做着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却给本科生教授着学科最基础的知识，这样的老师在国科大有很多，邢志忠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邢老师的课堂，
节奏平稳，
循循善诱，
一个个平淡的故事里处处隐藏着趣味和哲理。

邢老师的特技之一——
从简单事实出发，引出人生哲理

积分号的灵感来自于发型？

为什么苹果要砸在牛顿的头上？

在邢老师的课上，你能听到有关前沿与诺贝尔奖、许多物理大牛的轶事；还能迸发出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离题千里，实则有趣或深刻的联想



但是就在这些看似与考试无关的内容中我们的兴趣慢慢增长也慢慢学会主动思考



为什么功是力与位移的点乘而不是叉乘？学会不断的变换角度思考问题！

邢老师还喜欢幽默地调侃自己（倒霉）的日常，最后总能用科学或哲理传递出正能量



邢老师对学生的学学习可谓超级负责和有耐心了，

于是我们常常见到：

邢老师在答疑时间等来一位问问题的同学时，（居然）感到非常开心、激动和感激！

所以说，同学们要好好抓住机会啦！

邢老师很擅长用[鼓励]的方式，来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



自谦更是邢老师的日常，常常让不够努力的我们羞愧不已XD



另外，送大家几枚[彩蛋]



- 1.邢老师超爱写文字（人格魅力max），好奇的同学可以去他的博客一睹风采哦~
- 2.开设粒子物理专业课，感兴趣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 3.邢老师非常乐于与同学交流，不管你是羞涩不自信的萌新还是屡屡联系不上导师而心灰意冷的老可怜，都能从和他的交谈中收获良多！

最后
摘录一句邢老师的名言
留与大家细细体会：

“放弃有时比坚持更需要勇气”

作者简介：钟赞&林天宇，中国科学院大学2016级本科生，为国科大尚墨轩书画社成员

你离「崩溃」 有多远.....

文 | 乔修

杭州小伙儿因为单车逆行被抓后，情绪崩溃歇斯底里爆哭的视频日前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接连数天位于各平台热搜前列。论坛中的人们，或安慰小伙儿，或点评事件，或咒骂几声世道。但不难看出，之所以如此之多的网友产生共鸣，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在那名小伙儿身上看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自己。

2019，你离崩溃还有多远？

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即使是在哀嚎，小伙儿说得最多的词语也是“对不起”和“谢谢”。似乎在二十几年之前，这一代年轻人刚刚从襁褓中探出颜面来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过这个时代的压力，会朝着哪个方向演变。过快的人口增长，走低的就就业率，以及逐渐升高的自杀率，一切的数字似乎都在向世人们昭显着，这个时代的生存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诞生在普通的家庭中，在十余年如一日的学业生活中拿到相似的学历、资质，拥有着相似的背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内心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己不过是被工作、社交、生活拴紧了的，拥有无数替代品的量产零部件。

但是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是在信息爆炸的社交时代产生的假象。每个人都太累了，但是劳累的原因却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源于对自己毫无休止的督促和逼迫。这种来源于自身的焦虑与烦躁让压力不断积累，最终便来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现代焦躁地生活的每一个人，距离崩溃很近，却也其实很远。

社交网络的飞速发展，让我们能够更快地知道朋友的动态与情感，却也增加了太多不必要的可以横向比较的对象。人总会将自己最为优秀的一面展示出

来,或者简言之,人总是喜欢炫耀的,渴望自己比别人优秀,期望他人注意自己,博取他人的喜爱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本能,但同时旁人因此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也同样十分正常,两者实在无可厚非,因此但丁才将傲慢与嫉妒作为七宗罪中的两项写入《神曲》。而社交网络,不过是给予了它的所有使用者,一个更为广阔的对比平台。社交中的所有人在每天都在经历着“自我炫耀”(也就是“晒”自己动态)“观看他人炫耀”“产生嫉妒心理”“排解负面情绪”的循环,在网络并不那么发达的时代,个人的循环涉及的范围一般都相当小,因此负面感情大多不会累积。可是在现代,信息全球化使得这种负面情绪的产生呈指数倍上升,在个人消化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累积起来。一旦超过了个人承受能力自然就会爆发出来,崩溃由此而产生。

过度对比是十分可怕的,虽然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在带来压力的同时提供动力,但如果一个人压力不断累积,精力耗尽,那么这种动力便荡然无存。一旦深陷过度对比的泥沼,或许会因为所谓的“责任感”,或者“众人皆劳不可独闲”的心理而强迫自己进行工作,即使身体疲惫不堪,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却还依然想着:“大家都是一样的工作,不可能只有我这样”,“世上比我辛苦的人还有很多”“×××在实验室熬了几天几夜都没事情”……如此这般的想法只会让身心不断消耗,濒临崩溃的边缘。

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在等着,如果感觉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下吧。接受自己的平凡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却也是每个人走向不平凡的第一步。停止无意义的比较,如果停不下来的话,不要看就好了,屏蔽掉一切的社交平台,



接受自己的平凡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却也是每个人走向不平凡的第一步。

对着镜子看看真正的自己,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想一想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吧。

如果真的已经积累了太多的压力,负面情绪在脑海中咆哮怒吼了起来,那么也便适当的崩溃一下吧,将那些累积依旧的感情都好好的,以正确的方式宣泄出来,或许大哭一场,或许放声呐喊一番。“未曾哭过长夜的,不足以语人生。”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着他们独特的压力与困苦,因此并不存在“这个时代更为艰难”这样的结论,这种纵向的比较,有时候也不过是一种无用的过度比较罢了。

鲁迅先生这样写道:“人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其实这便是社交网络时代最为真实的写照,并没有几个人会真的与你共喜同悲,他们大多不过是表达着名为礼数的客气。只有你自己才能了解你是不是真的在前进,又是不是真的累了。

2019,你离崩溃,很近,也可以很远。📌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文
—
王
文
忠

求助信:

总是听人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理解就是,说漂亮话总是容易的,训话,是容易的。

总是看心理栏目,听你们说,说话要谦卑,要承认自己是坏人,有缺点,要不断进步。但是,你们说的这些,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好听话呢?

我想说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地位高人一等,你说的话才有人听;只有你有实际行动,说的话才可能有用。只有大家地位平等,大家才可能平心静气说话。

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地位就是不对等的:教训你们,你们肯定不理我,就是给我回信了,也显得你们高明和宽容;虚心请教,又给了你们教训我的机会,也不容易平等。

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更多。你跟一个同学好好说话,他就想占你便宜;你一强硬,他马上就会巴结你。想找个说真心话的人,很难。

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呢?请教你们。



回信:

收到您的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说话,真的很难。尤其是遇到讨论“说话难”这样的话题。随着动力沟通研讨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了言说的困难。爱好动力沟通的人都发现,说话,是太需要智慧了。其实,这个发现,早在2500多年前,都被孔夫子发现并且很智慧地表述了。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引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大概意思:

孔子说:“有些东西可以跟某个人说,自己没有说,就失去了一个与这人交朋友的机会;有些东西不可以与某个人说,你说了,那就是失言,就是说了错话。有智慧的人,既不会失去交朋友的机会,也不会说错话。”

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我们不能不分场合、不分时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说话的对象,也要考虑我们说话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害怕说错话(失言)而永远封闭自己(失人)。“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人正是在办错事、说



错话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

说话难，其实背后隐藏着这样的基础：办事难，通过说话让别人帮助自己办事更难。

办事难，背后又隐藏着这样的基础：让物质环境适合自己，很难；让自己的心平静和舒服（适合自己），更难。

所以，“难”，可以分为这样几种情况：

1.自己一个人，改变物质环境已经比较难，需要别人帮自己（在现代社会，由于分工合作，想一个人孤独地包办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是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2.为了让别人帮自己，要给别人稀缺的宝贵的物质资源（以调动积极性），很难。

3.通过语言，让别人帮自己改变物质环境，更难。

4.通过自我对话、自我分析、安抚自己的心，更更（更的两次方）难。

5.通过语言，试图让别人安抚自己的心，更更更（更的三次方）难。

不知您说的说话难，是哪一种情况，是第三（让别人帮助自己改善环境）、第四（安抚自己的心）、还是第五种（安抚别人的心）？

发现了问题，接着就是分析可能的解决途径：针对第三种情况，“通过语言，让别人帮自己改变物质环境”这种难，其实，就是第五种情况，你要通过你的语言，让别人的心舒服，别人自然可以不要你的物质资源，而且心甘情愿帮你干活儿。所以，第三种情况，其实比第五种情况，更难，是“更的四次方”的难。

那么说，这中间最容易的是第四种情况，“通过自我对话、自我分析，安抚自己的心”？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自己：自己是谁？心在哪里？这个问题一问，马上又和别人及物质环境联系起来，跟别人（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敌人、仇人、陌生人、凶犯、小偷等）、与物质环境（城市、地区、住房、食品、水、空气、衣服、厕所等）分不开

了，而别人和物质环境，反而似乎清楚一些。所以，这么说，这第四种情况，通过自我对话，安抚自己的心，其实是最难的，是“更的5次方”难。所以，俗话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哲人和伟人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他们总是提倡，认识你自己。

的确，所有智慧的起点，就是认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做好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说到这里，就又回到自我金刚结构和美人技术了。

总之，一句话，说话其实不难，如果不在乎效果，张嘴就可以说。但试图通过说话达到让自己静心、让他人心安，的确很难！

感谢您信任！让我们共勉！作为一个永远处于变化、成长中的人，我们只有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学习和总结，逐渐地增长智慧，让自己“言践行、行顾言”，慢慢做到知行合一，使自己与社会更和谐，使自己的生活更幸福！

（作者系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

“智者，乃是对一切都发生惊讶而不大惊小怪的人”

——木心《巫纷若吉-致纪德》



辛波丝卡的计算器

文 | 武子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特殊，因为是化学家诺贝尔逝世100周年，该年奖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2万美元。前一年文学奖的得主是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没有料到诺奖会连续两年授予诗人。这一年文学奖的得主，辛波丝卡，一下子成了媒体的焦点。

在诗作《墓志铭》里，她如此宣告自己的一生：

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旧派的人；

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

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他物。

路人啊，请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番辛波丝卡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走近这位诗人，并想一想，她是如何成为她的。

成为辛波丝卡

1923年7月2日，辛波丝卡生于波兹南附近的小镇布宁（现属于库尔尼克）。这座波兰小镇上有许多新哥特建筑，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红色屋顶，临近一个狭长的湖泊。她的父亲是小职员，1936年去世，当时辛波丝卡只有13岁。1926年，辛波丝卡一家移居波兰小城托伦，她在那里上小学。小学后，她进入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尝试写作。在一本2013年出版的辛

波丝卡的手记、图片集中，我看到了她小时候画的仙女、小人儿和写在小纸片上的诗句。像每个健康的小孩一样，她有一双明亮睿智的眼睛，并在母亲的怀抱里自由地吸收着这世界全部的能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她的生活秩序。战争期间，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1943

年，为躲避进入德国的劳动营，她在一家铁路公司当职员。两年后，她入读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战后的波兰，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这一定深深刺激了她，尽管她温和而内敛，没有任何激烈的表现。她只学习了一年社会学，并在一个编辑部做校对工作。1945年3月14日，《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搜寻词语》，她作为诗人的生涯以此为起点，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她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如果最初发表的是小说，她也许会成为小说家。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诗人。

“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是辛波丝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实践的。

1948年，当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诗集时，波兰政局生变，当局主张“文学当为社会政策而作”。我们不得而知，辛波丝卡为何对其作品风格及主题做了全面的修改，甚至无法确定这修改是不是她亲手所为、本人所愿。她的诗集延至1952年出版，名为《存活的理由》。我们知道的是，辛波丝卡后来对这本在政治教条下诞生的处女诗集怀有无限的失望和憎厌，在1970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录其中任何一首诗作。1954年，她第二本诗集《自问集》出版。从题目便可猜测她当时自省、自察的心境，我们的诗人似乎已经走上了自我觉醒之路。在这本诗集



**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诗人。
“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
——这是辛波丝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实践的。**

里，传统抒情诗尤其是爱情主题的诗作占了相当可观的篇幅。1957年，《呼唤雪人》出版，至此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以柔韧而多层次的语言进入自然、爱情、人性、存在等合乎自性的主题。在1962年出版的《盐》里，她更深更广地探索了新的

写作方向，此后的《一百个笑声》《只因为恩典》和《巨大的数目》构成了她最成熟的作品。在1976年之前的30年创作生涯中，辛波丝卡以质代量，共出版了180首诗，其中只有145首是她自认成熟之作，她对作品要求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辛波丝卡一辈子没有生育，诗歌就是她的子女。辛波丝卡是一名深居简出的诗人，不喜欢出入公众场合。自1931年全家移居克拉科夫后，她在这里居住了大半个世纪，这宁静的古城就是她生活的中心，直至生命的终点。

诗界莫扎特

辛波丝卡与傲慢和雄辩无缘，时常给人以柔弱的感觉。这柔弱是她面对生活时谦卑的灵性，也是修辞立心的温存与真诚。她是备受苦难的二十世纪波兰的女儿，她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她是真实世界的信仰者。读她的诗，会让人想起那句话：真实是一切庸俗的对立面。她甚至不遗余力地挖掘语言自身的真实，像一个棒喝机锋的禅师那样：“我说‘未来’这个词/第一音方即成过去；当我说‘寂静’这个词/我打破了它；当我说‘无’这个词/我在无中生有”（《三个最奇怪的词》）。

瑞典学院为她撰写的诺奖授奖辞精确地指出：辛波斯卡的诗“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精神跋涉并非

荒原狼式的，而像一只睿智的海豚，潜入深深的世界，又越上想象的星空，到达众人的生活。辛波丝卡的诗都是对日常境遇、个体存在状况的沉思、质询、反讽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在一颗小星星下》几乎是她的诗歌宣言：“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在一篇书评中，她写过：“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她没有被日常生活的滔滔洪水淹没，反而通过书写诗歌这一简单有力的语言反思路径，走进一种表象之上的空间，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这花园里，每一朵花都如其所是地开放，没有整齐划一的颜色，全部是未经修剪的身姿。对人类无能为力之处，她同样真诚，在诗作《植物的沉默》中，她流露了自己对那部分无法专注的生活的惋惜与审慎：“和你们的交谈虽然必要但却不可能/在我仓促的人生中，如此急切/却永远被搁置。”

正是与真理具有沟通能力的、令人惊异的微小事物将世界从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这是辛波丝卡写诗的核心任务。如《巨大的数字》等诗作则是对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绝，《填写履历》更是这一主题上的杰作。生命不该被任何概念定义，尤其是20世纪以来越发强劲统计主义，在纯粹数学的探讨之外，数字往往意味着服务于集权的治理术。这种对世界的随机性本质的否定，是人类徒劳的自大之举。她说：“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如此的态度是对世界的永恒的未完成状态的尊重，也



生命不该被任何概念定义，尤其是20世纪以来越发强劲统计主义，在纯粹数学的探讨之外，数字往往意味着服务于集权的治理术。这种对世界的随机性本质的否定，是人类徒劳的自大之举。

是人类希望的来源。

瑞典学院院士布里吉塔·特罗泽克夫人的评价是，辛波丝卡“把诗歌当作生命的回答，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细节中发现奇迹，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为每一首诗赋予优美的形式、精确而又富于层次的内容，为此，瑞典学院赠予她一个称号——诗界莫扎特。

捍卫诗歌精神

与她诗歌创作一脉相承的，是她对“诗人”和诗歌精神的捍卫。

辛波丝卡的诗歌并不锁闭事物，而是从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摆脱纯粹形式化的探讨而成功地发展了古典诗歌的精神：沉思命运、寄托经验。相信（种种可能），是她作为一个诗人，以诗的精神给出的对待现实的态度。对她而言，可能性意味着人类在承认自己部分的无从知晓的局限后，仍有不懈求索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得到自由。她相信个体的、日常的、微弱而真实的、抗拒宏大主题与迷信的声音。她的诗歌试图给出一条人类获得解放的觉悟之路，尽管它曲折而漫长。当被日常体系组织起来的人们无法在肥皂剧、旅行团等大众化娱乐中收获真正的幸福时，希望他们可以想起诗人，想起生活本有着一千零一种进入方式。她在文茨卜的访谈中说过：“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还有别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这么一个很小的部分。”

她甚至把诗歌的精神推广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



落。在她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她一再强调“我不知道”这一简单的信念给人的无穷想象力。“灵感”绝非诗人或艺术家的专享。灵感正在、已曾、也将，永远地，造访这样一群人：他们深刻地自觉，意识到并听从了内心的呼唤选择（志业），并在（爱）与（想象）中经营他们的工作。

把诗歌世俗化、标准化、商业化是她极力反对的。诗人不是职业，没有可宣传之处，更没有专攻研究、定期考核、附有参考文献和批注的理论文章。她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她只希望人们能专心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在接受巴布利拉·文茨卜的采访时，她延续了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自持：“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少是不满意我的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

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是时代的孩子。也许我在某些方面属于十九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属于二十一世纪。我之所以属于下一个世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本世纪的所有事情。”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如是说。她手中拿着（诗性的计算器），思考“全体”和全部的存在，并在此追求真实的结构之下，承认种种可能性。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状态，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才能完整地生活。辛波丝卡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未来真正的诗人们来做。📖

简介 Introduction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

波兰女作家，同时也是位杰出的翻译家，将许多优秀的法国诗歌翻译成波兰语，并于199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诗作被称为“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有《一见钟情》《呼唤雪人》等著作。她是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前两位是1945年智利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1966年德国的奈莉·萨克斯），第四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



「我们去乌兰布统吧」

追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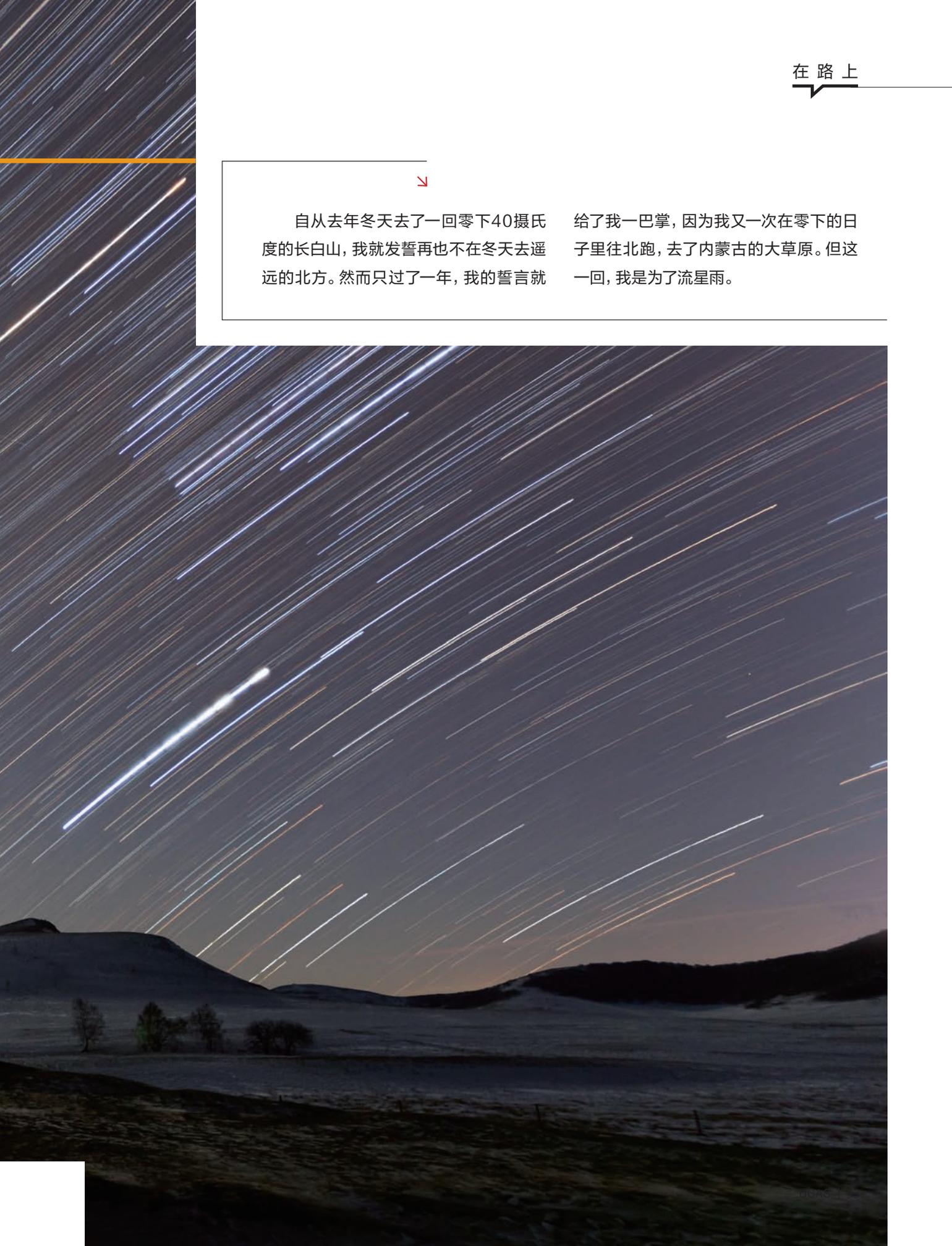
文一傅林萍

Z H U I X I N G



自从去年冬天去了一回零下40摄氏度的长白山，我就发誓再也不在冬天去遥远的北方。然而只过了一年，我的誓言就

给了我一巴掌，因为我又一次在零下的日子里往北跑，去了内蒙古的大草原。但这一回，我是为了流星雨。





难得今年的双子座流星雨流量极大，在北京郊外60公里的学校操场上就可以看见流星。但是摄影师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去更远更广阔的大草原，去拍比操场上空更震撼的流星雨。远离了城市的光污染，没有了遮挡物，观赏的效果会好上许多。

前奏·在坝上



沿着京加线一路向北，看道路尽头的天空盛开了几朵云，缓慢地划过远处的山脉。蠢蠢欲动的心愈发得按捺不住，有一种还珠格格里大家结伴逃离的错觉。

车上被塞得满满当当，除了零食，最多的就是羽绒服。北方的白天和夜晚显然是两副面孔。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尚且温暖可人，太阳一下山，他就翻脸不认人，冷得你只剩凄凄惨惨戚戚。鉴于南哥上一次野外拍摄，脚都被冻掉了，所以这次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们一定要穿成粽子的觉悟。



到了坝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片湖，在上面可劲地撒欢奔跑。作为一个南方人，莫名眷

恋北方结冰的湖。整个湖面就像一个天然的舞台，阳光洒在上面，镀上一层金芒。我们几个放肆地狂奔、滑行、旋转、跳跃，笨拙地跳起了冰面华尔兹。

而涂涂，一直执着地寻找着气泡，疯狂地指给我们看。这些气泡

还没来得及到达水面，就被冻成了永恒。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像一串由大到小的珠子，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冰的束缚，“嘭”的清脆一声，冒出水面炸掉。

可惜的是，坝上的草原太不纯正了，之前下的雪也化得所剩无几。看着光秃秃的碎成一块块的黄色草皮，和一排排呆若木鸡的电线杆子面面相觑，涂涂忍无可忍：“我们去乌兰布统吧，那里一定有雪。”

追逐·夜晚的草原



带着对极致星空的渴望，我们又踏上了3个小时的征途。车子一路疾驰，夕阳就追在屁股后面，晕染出红红的晚霞就像领着千军万马催着我们赶路。

去乌兰布统一定会经过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到塞罕坝的时候天还是黑了。售票处空无一人，大



门敞开，和夏天来的时候完全不是一般光景。我们等了一会儿，没见人来，就自顾开了进去，这一下仿佛进入了无人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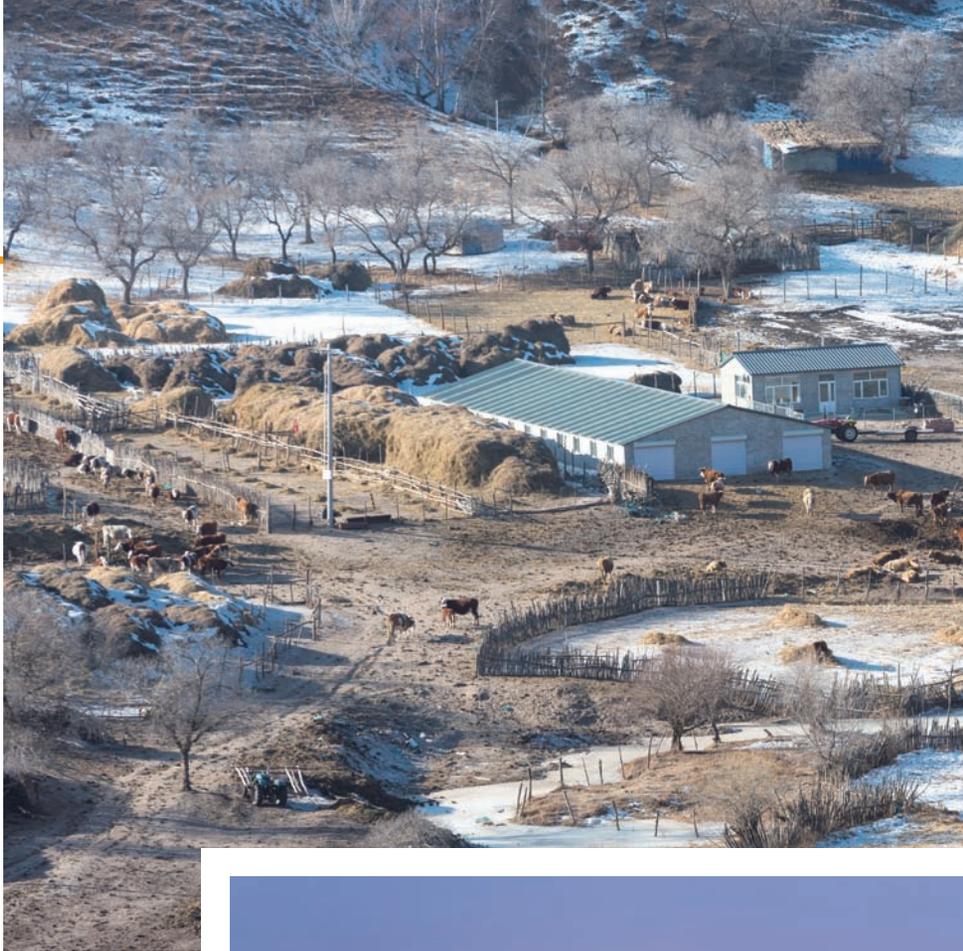
蜿蜒平坦的路上，没有一个路灯，密林里只靠两束车灯亮出一条路来。偶尔遇到来车，赶紧闪灯示意，庆幸原来也不是只有我们在这荒郊野岭。倘若它予以回应，便更觉得万分亲切。人生就如同这暗夜行山路，一切的未知就是你不断追寻的东西，一点点的肯定与回应就会让你充满动力。

黑暗中看不清道路两边的风光样貌，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更暗的山的轮廓，近处的树林和路边的积雪。进入乌兰布统境地时，借着月光，终于可以看到起起伏伏的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神秘而安详。

为了拍出绝美的星空，我们需要一个好看的地景。可以是一颗树，也可以是一座山。但夜幕沉沉，看似很近的一颗树，实际上都离我们很远。于是我们决定把车往草地开一开，那雪上尚且清晰的车辙印预示着我们也并非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然而我们不该高估租来的四驱车。方向盘刚右转45度，才动了一步，再踩油门就只剩下发动机轰鸣的声音，不见车子前进一步。

我们无可奈何。前一秒还信誓旦旦地说要把车开到树底下去呢，刚起步就陷进了雪地里。



涂涂幸灾乐祸道：“我就说你们俩今天要负责推车吧。”

我和菌菌翻了个白眼，还是乖乖地下去和南哥一起推车了。可车太固执，任凭我们使出浑身解数，它仍无动于衷，甚至有越陷越深的趋势。看流星雨的地点就这样被迫决定了。



守候·绚烂的流星雨

我们开始分头行动，贴暖宝宝，套羽绒服。涂涂和南哥还换上家居保暖型睡衣，埋头到后备厢整理设备。想到有这么美丽的星空和流星等着他们去拍，他们热情澎湃；支架子，调位置，对焦，改参数，他们一气呵成。

我和茵茵赶紧躺了下来，静静地观察头顶的星空。晴天的晚上星星尤其多，大大小小，像钻石镶满了丝绒天际。漫天的星辰一直延伸到了天边，很低很低，在沧桑浩渺的草原的衬托下更显得璀璨无垠。少了城市的灯光，甚至可以看到银河。

我以为我看过了许多星空，沙漠的、乡村的，它们相似而寻常，直到踏进这辽阔的草原，才明白原来我从未真正看过星空。

这浩瀚星河也并非永远宁静，打破沉默的就是那一颗颗坠落的流星。千千万万的繁星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绽放光芒，调皮的流星却不甘于大家的沉默，偏要跳一支舞，露出美妙的身姿，又只跳一秒就躲起来，转瞬即逝，不让你看个明白。

她们古灵精怪，你不知她们何时出现何时消失，也不知她们会出现在整块天幕的哪一个角落。所以只能更加专心致志，屏气凝神地去捕捉她们的身影。这样可爱的流星，一定会实现我们的愿望吧。

就这样躺在地上一颗颗地数着流星，看它们划破天际，像一滴眼泪，从天空坠落，又重新归于黑夜。慢慢地数得多了，累了，开始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幻觉，还是在做梦。不过幻觉也好，做梦也罢，远离现实的感觉都很好。

凌晨，月亮已静悄悄地爬下山去，星空亮得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少了月光的掩饰，星空也变得更加贴近。以地为炉，星辰为被，内心都是激动与满足，便也不觉得寒冷了。星光不负赶路人，这样灿烂的星空，只望一眼，便觉得不虚此行。更何况是躺在地上，真真切切地被它拥抱着呢。



惊喜·意想不到的救援

大约是收到了来自流星的神秘力量，折叠在驾驶座上的我整晚都睡得很踏实，没有半分不适，早上醒来也越发精神抖擞。

涂涂和南哥已经不知去向，估计是跑到了哪个山头看日出。

正眯着眼看着前方逐渐晕红的山头，突然听到有人敲打车窗。只见两个四五十岁的大伯，皮肤黝黑，穿着大袄，用我们尚能听懂的方言说：“你的车陷进去了吧，我们帮你拉出来。”

“哦哦……那实在是太好了，

Z

但是等等我们司机回来。”不远处的山坡上，涂涂和南哥正抗着架子和相机狂奔而来。

H

大伯热情地从自己的货车上扔下两根绳子：“你们这小车，一拉就出来了。”

U

结果拉断了两个绳，车子也没动。

I

大伯不信了，“你们等着，我回家给你们拿铲子去。”

X

大伯力大无穷，三下五除二就铲完了车轮旁的雪，车子逃脱了禁锢，一下就被拉回了大道上。

I

我们感激涕零，正不知如何表达谢意，大伯又热情地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大伯说冬天这里的餐馆都关了门。没人会在冬天来这里旅游。

N

我们解释道：“我们是来看流星雨的有朝气的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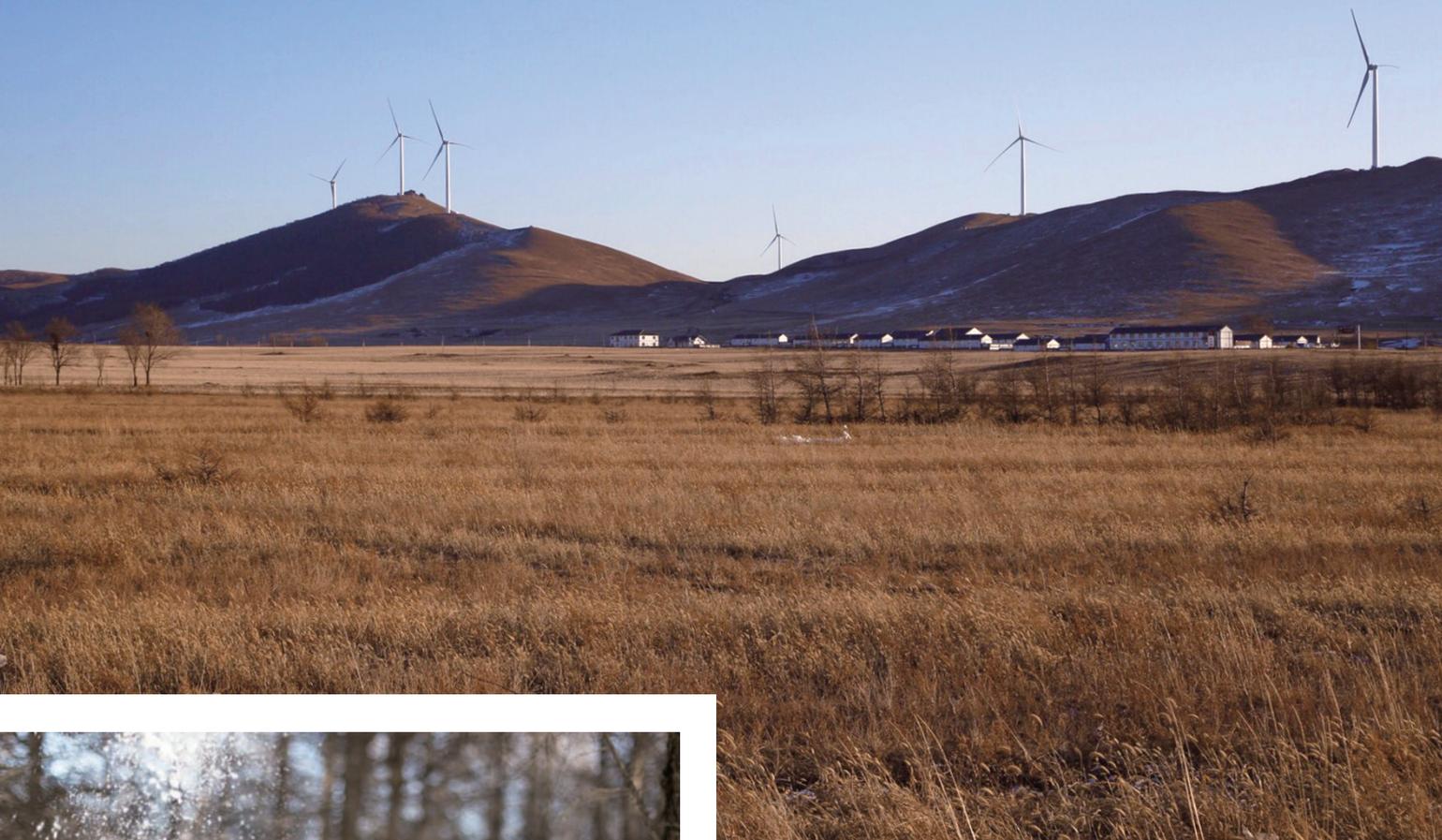
G

大伯听说我们在雪地里待了一晚上，目瞪口呆。

12月初的草原有一些积雪，白茫茫的一片还泛着黄。有时候风一刮，还飘起一些雪花，一直飘进山脚的枯树林。远处几间平房，仿佛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积了雪的屋檐下，大伯热情地招呼：“快来，赶紧进屋暖和暖和。”





刚踏进院子，就看到一群黑毛猪吃得正开心，发出惊天动地的咕噜声，好不满足。我们面面相觑，啧啧赞叹：这猪可真黑啊。听大伯一路说着今天杀猪，要请我们吃猪肉，还以为是佩奇一样的粉色小香猪。但听说就是黑毛猪的肉才香呢。

大婶扎着红色围裙，头发盘着，胳膊藏进袖套，马不停蹄地忙东忙西。刚送上几盆酸菜猪肉馅的饺子，不一会儿又从帘子后端出几碗香喷喷的羊肉汤和冒着热气的白馒头，变戏法一样。

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狼吞虎咽，和院里的黑猪吃得一样香。毕竟昨晚瑟瑟发抖的我们，只能你一根我一根地躲在车上吃辣条。

看着涂涂顶着鸡窝头，还裹着他那厚厚的格子睡衣，一口一个地塞着饺子，仿佛这个家里熠熠生辉的男主人，我们不厚道地笑了。

院子里五六个村民用树丫套着麻绳在捉猪，那黑猪一个比一个灵活，这大约是它们生命中跑的最快的时刻了。一头机灵的瞅准了大门的一个缝，挤身钻了出去，剩下的赶紧跟着跑，只留下那只被捉住的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尾声·最美的归途

为了赶路，我们没有留下来吃肉，还把一直没舍得吃的自热火锅送给了大伯。

白天的草原撕开了昨晚神秘的面纱，让人惊喜。阳光下的乌兰布统像一座孤岛，铺满了白雪。冷风呼呼地吹，仿佛从那头的山林间带来了消息。闭上眼睛闻一闻，都是泥土和草原的气息。

在宽阔的马路上忘我地拍大片，在白白的草地里和高冷的马群合影，在结了冰的太阳湖上和狂

风赛跑……我们猝不及防地就拥有了这片土地，因为除了我们，一个人也没有。

踩着夕阳满载而归，一路上大家都兴奋地诉说旅途发生的趣事，说到精彩的地方，还能听到涂涂的掌声。

大家愣了一秒钟，“大哥，你开车还两个手鼓掌？”

每个人的青春大概都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愿意陪你去草原，愿意陪你看流星雨，愿意陪你疯狂，陪你任性。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而那些陌生地方带给你的震撼和感动，都是旅行给予心灵的馈赠。📷

（作者系科大纳米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 摄影/涂植鹏 阮伟南 高丽珺）



《亚丁山上》



《海拔5400》

开学前的一次旅游，冒着阵雨，我背着沉重的设备爬上海拔5000多米的亚丁山。在山顶，拍下照片。

摄影/阮伟南



《虔诚》

热贡六月会，机位在庙宇门口的台阶下，采取仰拍避开了祭祀的人群。

偶遇寺庙，机位选在远处的海子边，等到了稍纵即逝的夕阳金顶，又恰逢炊烟升起。

摄影/邱子薇



《炊烟渺渺》



《穿梭的轻轨》

在行走中我发现重庆最有趣的拍摄题材就是交通工具本身。在大剧院下车，红色的地铁穿过千厮门大桥的橙色钢结构，神秘活泼。

摄影/李建霖



《千厮门大桥》

